潛研堂文集卷十七

箴

名箴

下士逐逐惟位之榮上士汲汲惟名之矜臧穀亡羊其失則均汝不玆悟而昧沒以終身與今人爭名命之曰躁人其嫉之與古人爭名命之曰妄天其忌之戒之戒之哉

文箴

文以貫道言以匡時雕蟲繡帨雖多奚爲博而寡守默而湛思非法不服先哲是師竊人之言以爲已詞欺世曒名

爲識者喢文依於行若木有枝本實先撥枝其萎而

銘

敬器銘

維古宥坐制器示形守中則正太滿卽傾天道益謙鬼神害盈水溢而竭牆高且崩樂不可極智不可矜好勝敵至多藏盜憎目不見睫勿謂視明諱疾忌醫曷爲延其齡哲人知幾如履薄冰鑒茲欹器拳拳服膺

座右銘

无咎无譽多譽多懼

又

不狂而狷以約失鮮

竹鎭紙銘

直以方守吾常靜以鎭去吾吝伊此君之德兮吾將以爲式兮

書局硯銘

勿以率易爲敏勿以趨走爲勤亦詳亦要有本有原吾師乎古之人

圓硯銘

懷孔之璧守老之黑

筆管銘

毋用汝鋭可以百歲

木榻銘

日長支頤坐夜久申脚臥天君泰然無不可

佩硯銘

佩玉蕊兮不如端人之與友兮

漢瓦當硯銘 文云長生無極

西京遺刻渟古可式置之坐右世守無極

張芑堂著書硯銘

非金星而粲不象眼而瑩方直而不詘渾朴而無名是可以究篆籀之祕而訂金石之盟

棊盤銘

國於蝸角鬬左右徑於羊腸爭先後一彈指須局已終彼勝此負夫何有袖手莫下手謂之高手

又

天九地十數之終一居中央四角同縱之橫之入陣通多算勝輕進凶持无咎征有功

鏡銘

人苦不自知嫫母自以爲西施賢哉鏡機子直諒世無比爾妍爾媸明以示爾問焉弗隱舍焉弗慍吾將就而正之庶幾有徵而信也

雙節門銘

乾隆二十有九年十有二月禮部言故淇縣典史蕭山汪楷繼妻王氏守節二十四年側室徐氏守節二十三年同志撫孤孝義兼備應如例旌表制曰可明年禮部移文浙江巡撫巡撫檄所屬有司承詔從事建雙節坊於縣東四十里大義村聚奎橋北大昕時以學士司記注旣大書兩節婦姓氏於簡越十年其子輝祖成進士述母事狀請予爲之銘曰

越之縣八蕭山居一村名大義汪氏羣萃峩峩綽楔詔表雙節雙節誰與曰王與徐王爲楷婦繼主井臼徐實

先歸佐鐥相依夫也飢軀客死番禺有姑白頭藐焉一孤

匶前設誓有死無二內閬外侮百折萬苦如風漂搖弗毀

故巢如木枯萎乃茂新枝我觀大易晝卦睽革二女同居

志不相得猗與王徐彼步此趨二人共貞以保令名白璧

出璞其名曰珏皎皎素絲久而不緇永興之里得兩女士

高行足尚敬告劉向

晉億世典人甎銘

兩漢陶瓶多作吉語典午未遥工用舊槼典人之官爲民

父母億世銀艾希風卓魯得之何所澉川海渚誰其貽予

吳子芸父

古甎井字硯銘爲蕭山王畹馨作

綆之汲以濟人墨之瀋以潤身古瓴甋今瑤琨一勺水萬井春

爲瞿萇生作鈕匪石所贈晉太康甎硯銘

三秦瓦三吳甎昔無聞今始傳具區清淺古冢旁懷甓一堅而光治爲硯如截肪出泥塗左文章願俛旃毋太康

贊

朱文公三世像贊

孔孟已遠吾將安歸卓哉紫陽百世之師主敬立誠窮理致知由博返約大醇無疵山高海深日麗星垂浩然元氣

人人心脾慶元黨禁守正靡移　立德不朽斯文在茲感夢
穆陵彷彿須眉榮及三世天章　淋漓手澤依然神靈護持
勖爾雲仍勿替守之

錢氏先賢贊

周泉府上士字

地官泉府上士四人故書作錢先鄭實云官有世功出納
惟均錫氏啟後枝葉敷紛

宋太史令樂之

太史善算和聲衍律三百六十　當期之日範銅轉渾應晷
不失星官之書三家合一

宋孝子延慶

往投都門聞喪而回去聲在上蒼天義不共戴手刃仇人庾浦之埭束身士曹終見全貸

陳散騎常侍永安縣侯道戢

矯矯肅侯至行可師雖起姻舊進不以私討異平紇拓邊振威功名始終茅土用垂

唐右武衛將軍巢國公九隴

臣爲隸新生有侯相大劍長槍毛錐曷尙胙土二國山陵陪葬仁者有勇其猶克壯

唐考功郎中起

吾宗文學肇自仲文江上數峯清絶人間右丞心許士元

差肩沈宋而後卓然不羣

唐吏部尚書徵

尚書清素義不苟取推轂同僚世稱長者讜言卻貢正直

是與江號之治君子所許

唐中書舍人珝

瑞文詞宗實司制誥官職聲名光遠有曜明月襟懷野雲

長嘯巴蕉未展中心是悼

唐六如象贊

土木其形骸冰雪其性情藐千駟以若涗擁萬卷而自榮

狂士標格才子聲名是將攀叔夜伯倫而尚友豈徒引徵仲希哲爲同盟

程孟陽先生像贊

少微處士華陽逸民煙霞奇癖翰墨勝因消搖湖海傲睨公卿不籯而富匪綬而榮鍼砭王李領袖唐婁詞必己出神與天游松陵魯望溪南敬之謚曰詩老斯无媿辭

黃陶庵像贊

公之文章青天白日公之心地寒冰顥月壁立萬仞髮引千鈞淵乎有得藹乎可親成仁取義行所無事儒者之勇可師百世

雜著一

策問

問孟子有言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放心者存心之謂也能存其心然後可以知性而明德矣禮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德性天之所以與我者也知德性之當尊於是有問學之功古人之學問將以明德性也夫以孔子大聖猶曰好古敏以求之又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天下豈有遺棄學問而別爲尊德性之功者哉若夫離德性而爲問學此程子所譏爲玩物喪志者而先儒乃以是二者各分宗旨何邪曾子曰君子尊其所聞則

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志而已矣與子思之言致廣大極高明者異乎否乎溫故而知新此孔子之言而子思引之先儒以爲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也溫故可以知新顏子之聞一知十子貢之聞一知二非知新之謂乎子夏日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知其所亡知新也無忘其所能溫故也皆學問之事也一以屬存心一以屬致知毋乃岐新與故而二之乎其與論語文同而義異者果何在也願聞其所以然者

問論語一書弟子所記孔子之微言間有出於諸弟子者

亦必尊其所聞而不戾乎聖人之旨者也後儒以其不出於聖人而從而議之蒙竊惑焉子臣弟友之道孔子自謂未能故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聖人之先行而後文如此而賢賢易色一章獨訾其抑揚之過中可乎四海之内皆兄弟横渠所謂民吾同胞也西銘一篇先儒謂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則子夏之言何病焉若夫文猶質也質猶文也卽孔子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之意也喪致乎哀而止卽孔子與其易也寧戚之意也孔子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求疵於一言之間六經之可議者多矣諸生以爲何如

問八卦方位坎離震兌居四正乾坤艮巽居四隅說卦傳詳言之矣有定之謂位不易之謂方三古以來未之或殊至宋而復有先天方位之名夫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象數之後乎天明矣先天之義何取焉震東巽東南離南坤西南兌西乾西北坎北艮東北孔子之所述也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巽西南艮西北兌東南康節之所傳也後天之位在先先天之位在後而假伏羲之名以躋乎其上又何取焉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以相對爲義非有方位之可言大傳云夫易彰往而察來又云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卽數往知來

之義也於先天圖何與焉蔡元定言先天圖與參同契合然伯陽去坎離以推消息之用與十二辟卦相表裏先天圖列坎離於東西則非伯陽之旨也其所以合者何在若夫一奇一耦層累相因以至於六十四所謂加一倍法也規而圓之疊而方之以圓容方縱横相應而其變不外乎八卦非精於易者其孰能衍之意者圖之源出於易而非易之所從出乎周易本義前列九圖王懋竑謂非朱子所作乃後人依放啟蒙爲之又雜以已意而盡失其本指者也信乎否乎其詳列無隱

問九數之名古矣算術之書傳於今者莫如周髀其云圓

出於方方出於矩又云方數爲典以方出圓非卽割圓之法乎古人以句股割圓取圓之一面遞析之而求周徑之率然徑一周三其術猶未密也祖沖之挪爲密率徑一百一十三周三百五十五若徑一丈則周三丈一尺四寸不盡不盡之數立盈朒二限以約之後之言圓率者莫能易也析圓之周曰弧截圓之徑曰矢而以句股法求弧背之弦古之所謂弧矢今之所謂八綫也八綫之用視古之用三乘方者爲密要豈能出於句股之外乎凡方直橫斜之形皆可以句股御之西法易其名曰三角算三角者必依乎八綫八綫者大小句股之例也以有定之句股御無定

之三角三角相求特句股中之一術而說者謂句股不能御三角豈其然乎言天度者曰三百六十五有奇以日所行命之也唐時九執術則云三百六十度無餘分今回回泰西法皆同九執出於西域則泰西之學其亦有所自乎古之布算以籌策而西域以字書亦始於九執也然九執未行於唐而利瑪竇諸人獨行於近代意其術實有可補中土之所未備者乎試略言之

問三代以前事迹茫昧太史公書惟共和以後乃有紀年而汲冢古文與皇甫謐皆推至黃帝又互有異同今世依邵堯夫金吉甫說與謐亦不合夫孔孟所未定史遷所不

書後人何能知之或宜存而不論乎且古人不以干支紀年而太歲又有超辰之法以東漢推西京卽有一年之差況上世乎堯在位百年或云九十八年舜年百歲或云百有十歲夏商歷年諸說亦各不同試別白言之

原孝上

古之孝者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揚名者揚己之名也父母之樂莫樂乎有令子而人子之善莫善於爲聖賢身爲聖賢而父母卽爲聖賢之父母古稱大聖惟周公孔子周公之父聖也孔子之父未必聖也而其爲聖人之父則叔梁與文王竝稱無愧焉何顯如之後之君子不

務立已之身而務飾親之美予見近人家傳行述日錄一日學必程朱文必韓柳詩必李杜書必鍾王究之皆妄説也夫過情之聲聞君子恥之子孫而以無實之名加諸先人是恥其親也欺人而人不信欺親而親不安以是爲孝何孝之有論語廿篇嘗言聊人之子而不言聊人行事孟母之賢見於宅書而七篇略不及焉豈孔孟之欲顯其親不如後之君子哉顯親之道在乎立身親果有善何待子孫言之子孫言之徒使後人疑之惡在其能顯親也親之名聽諸公論而已之名可以自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其斯以爲孝乎

原孝下

孟子論幽厲之暴曰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夫使幽厲之子孫而仍有天下也倚天子之勢拑天下之口惘然舉幽厲之謚而改之豈非孝慈之大者孟子何以未見及此曰尊親者一人之私也是非者天下之公也祖父有過子孫不忍言之而不能是之宋人云天下無不是之父母斯言也施於家則可施於國與天下則不可何也父母未有不愛其子者子之於父雖有拂意不敢疾怨所以安人子之分至於政事之得失自有公論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幽厲之子孫其可以幽厲爲是乎改其名不能改其實高洋

之暴也而謚文宣蔡確蔡卞之姦也而謚文正謚雖美徒增其醜而已宋神宗之新法改於元祐而復於紹聖崇寧以熙豐爲聖不得不以元祐爲姦姦黨之目惡其揚先朝之失也章惇蔡京自以爲忠哲宗徽宗自以爲孝而宋祚不旋踵而亾有天下者不貴小忠小孝而以引君當道爲忠安社稷利民人爲孝若乃違道以徇已取快於一時貽禍於家國此宵人之所謂孝聖賢所不道也

正俗

古有儒釋道三教自明以來又多一教曰小說小說演義之書未嘗自以爲教也而士大夫農工商賈無不習聞之

以至兒童婦女不識字者亦皆聞而如見之是其教較之儒釋道而更廣也釋道猶勸人以善小說專導人以惡姦邪淫盜之事儒釋道書所不忍斥言者彼必盡相窮形津津樂道以殺人爲好漢以漁色爲風流喪心病狂無所忌憚子弟之逸居無教者多矣又有此等書以誘之曷怪其近於禽獸乎世人習而不察輒怪刑獄之日繁盜賊之日熾豈知小說之中於人心風俗者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有覺世牖民之責者亟宜焚而棄之勿使流播内自京邑外達直省嚴察坊市有刷印鬻售者科以違制之罪行之數十年必有弭盜省刑之效或訾吾言爲迂遠闊事情是

日睫之見也

辨名

天下府州縣名相同者如江南廣西俱有太平府山東雲南俱有武定府雲南之武定府今改爲州順天江南俱有通州直隸雲南俱有趙州直隸貴州俱有開州江西甘肅雲南俱有寧州山西廣西貴州俱有永寧州直隸河南俱有唐縣陝西湖北俱有咸寧縣福建湖南俱有永定縣江蘇陝西俱有山陽縣浙江山西俱有山陰縣山西湖南俱有寧鄉縣山東廣西俱有海豐縣江西四川俱有東鄉縣江西山西俱有樂平縣山東貴州俱有清平縣直隸廣西俱有宣化縣

江西廣東俱有石城縣河南廣東俱有鎮平縣山東廣東俱有海陽縣江蘇甘肅俱有華亭縣江蘇陜西俱有甘泉縣湖南廣東俱有會同縣江西湖南俱有安仁縣浙江湖南俱有石門縣江西福建俱有德化縣奉天廣東俱有廣寍縣直隸江蘇俱有清河縣江蘇湖南俱有桃源縣安徽山西俱有鳳臺縣安徽浙江俱有建德縣安徽雲南俱有太和縣奉天浙江俱有寍海縣浙江廣東俱有昌化縣直隸貴州俱有安平縣陝西甘肅俱有安定縣陝西廣東俱有三水縣山西四川俱有大寍縣直隸廣東俱有龍門縣直隸江西俱有廣昌縣浙江江西俱有新昌縣江西山東

俱有樂安縣江西浙江俱有龍泉縣陝西四川俱有石泉縣直隸廣東甘肅俱有西寧縣福建湖北廣東俱有長樂縣湖南甘肅貴州俱有安化縣直隸河南廣東俱有新安縣順天湖南廣東俱有東安縣安徽四川雲南俱有定遠縣安徽甘肅廣西俱有懷遠縣江西河南四川俱有永寧縣江西四川廣東俱有長寧縣湖南四川廣東俱有新寧縣直隸山東浙江江西俱有新城縣安徽浙江山西四川俱有太平縣數年前有條奏當改者皆格於部議不行然攷之漢書有上曲陽下曲陽東武陽南武陽之名泰山郡有東平陽山陽郡有南平陽別於河東之平陽涿郡有南

深澤別於中山之深澤則因其舊名加以區別古人固有行之者矣至於廣西爲省會之名而雲南又有廣西州（舊爲廣西府乾隆三十五年改）雲南既爲省會之名其首府曰雲南府而大理府又別有雲南縣此則於體制有嫌不若易以它名之爲善也

讀大學

大學一篇漢唐諸書未有分爲經傳而易置其先後者宋二程子始有改易而所改次序又各不同其析經與傳而二之則始於朱子而朱子所改移復不同於二程子又謂傳有闕文而取程子之意以補之然檢之二程書中元無

此說故後儒於補格致章多有未慊然者董文清移知止
而后有定二節合之聽訟節以爲格物致知傳文最爲後
人所稱然前既少所謂致知在格物何後又多此謂知本
何亦不免補綴之病竊意古書相傳已久毋庸以意增改
古人文字前後相應變化不拘詎有經傳之分此謂知本
句文與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云云相屬而義亦相承先儒
移之它所而目爲衍文非果衍文也格物即物有本末之
物致知即知所先後之知自天下國家言之則修身爲本
而修身又以誠意爲本知本末之先後而先其所宜先此
之謂知本此之謂知至也誠意者修身第一切要工夫故

經先申言之次乃申言修身爲本之旨修身所以明明德也民之不能忘由於盛德至善曰克明德曰顧諟天之明命曰克明峻德言古之有天下國家者皆以自明其德爲先也新民之本在於明明德而明德之極卽是至善仁敬孝慈信皆修身之事也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已備民之無訟國治之極也而使無訟者由於身修孟子謂天下國家之本在身大學云修身爲本其義一也故重言知本而卽以所謂修身承之也葢大學一篇無可補亦無可移先儒之說與經文有不安者信先儒不如信經之愈也餘姚王氏安溪李氏皆尊古本者也安溪篤信朱學非餘姚

比而於此篇亦不能强同尊經崇古之心所由高人一等矣

又

古之有天下者言德而不言財舜命九官無司貨財之職周禮冢宰之屬有大府玉府諸官專司財用而次於庖人瘍醫酒漿醯醢宮舍諸司之後聖人之不重貨如此以理財爲治天下之先務而傅會周禮之文以欺人主者王安石之邪說也大學之言平天下也其本歸於修身其用主於同好惡其戒極於務財用初無一言及於理財朱氏章句亦無理財之解而俗儒乃以理財與用人爲平天下之

目亦可謂弗思之甚矣夫天地之財祇有此數聚於上者必奪於下故大學有生財之道無理財之術言理財者皆聚斂之小人也小人得志未有不娼嫉君子者君子退而小人進則人君之所好者在小人所惡者必在君子好惡拂乎人之性而失衆失國之形成矣三代之制取民不過什一而國用未嘗不足用之有節故也有小丈夫焉懼上用之不足而巧爲聚斂之術奪士農工賈之利而致之於君人君樂聞其言謂眞可不加賦而足用也由是棄仁義違忠信任好惡長驕泰而壹其心力於財用之閒民力日以竭人心日以壞國脈日以促而菑害日至以卽於亾宋

之亾始於安石之新法終於朱勔之進奉此長國家而務財用之效也春秋之世諸侯多聚斂以病民故大學終篇深惡聚斂之臣極陳以利爲利之害爲天下萬世慮至深且遠而儒家復以理財之說竄入之其亦得罪於聖賢矣夫

論子思子

禮記出於漢儒而後世尊之爲經與易書詩春秋列而爲五以其中多聖人之微言七十子之徒所述也沈休文云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樂記取公孫尼子休文去古未遠其說當有所自宋儒以中庸出子思氏特表章

之而不知表記坊記緇衣三篇亦子思氏之言也或謂緇衣公孫尼子所作按文選注引子思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又引子思子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今其文皆在緇衣篇則休文之說信矣坊記一篇引春秋者三引論語者一春秋孔子所作不應孔子自引而論語乃孔子沒後諸弟子所記錄更非孔子所及見然則篇中云子言之子曰者卽子思子之言未必皆仲尼之言也仲尼已往七十子之徒惟子思氏獨得其傳漢志有子思二十三篇唐宋之世尚存七卷今已邈不可得獨此數篇附禮記以傳而其詞醇且簡與論語相表裏此固百世而下有

志於聖賢之學者所宜講求而體驗者歟子思之學出於曾子曾子書亦不傳而其十篇猶見於大戴記小戴記有曾子問篇檀弓雜記祭義內則禮器大學諸篇俱引曾子說曾子子思之微言所以不終墜者實賴漢儒會粹之力後之人詆諆漢儒摘其小失屏斥之得魚兎而忘筌蹏其亦弗思甚矣

鏡喻

五官莫明於目面有黑子而目不知烏在其爲明也目能見物而不能見吾之面假於鏡而見焉鏡之貴不如目鏡不求於目而目轉求助於鏡然世未嘗以鏡之助目而咎

目之失明鏡何負於目哉客有任目而惡鏡者曰是好苦我吾自有目烏用鏡爲久之視世所稱美人鮮當意者而不知己面之黑子泰然謂美莫已若左右匿笑客終不悟悲夫

弈喻

予觀弈於友人所一客數敗嗤其失算輒欲易置之以爲不逮己也頃之客請與予對局予頗易之甫下數子客已得先手局將半予思益苦而客之智尚有餘竟局數之客勝予十三子予赧甚不能出一言後有招予觀弈者終日默坐而已今之學者讀古人書多訾古人之失與今人居

亦樂稱人失人固不能無失然試易地以處平心而度之吾果無一失乎吾能知人之失而不能見吾之失吾能指人之小失而不能見吾之大失吾求吾失且不暇何暇論人哉弈之優劣有定也一著之失人皆見之雖護前者不能諱也理之所在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世無孔子誰能定是非之眞然則人之失者未必非得也吾之無失者未必非大失也而彼此相嗤無有已時曾觀弈者之不若已

兩馬

主人有兩馬一赫白一青其齒相若調良又相若也試之

行而校其里數則赭白者日贏二十主人才之被以黃金鞍錦障泥異槽而飫之出入射獵必以從青馬惟馱水芻而已閱二年而赭白死欲乘青馬鞭之不前乃舍勿乘更二十年終於櫪下主人曰是凡馬也而壽於赭白意者造物忌才乎將修短有定命乎其夜青馬見夢於主人曰子以吾眞不如赭白邪吾與彼皆凡馬也力之所不及吾能安焉黃金鞍錦障泥於吾何益吾故不肎窮極其力以殉之彼强其力以求勝故不久而傷其天年然自主人乘赭白驚而蹷者歲率二三而吾未嘗一日貽主人憂子奈何優彼而劣吾主人覺以告廐吏廐吏曰是非知命者彼知

生之可樂而不知榮之可樂也以凡馬而冒神駿之名而享其利赭白之所得視彼多矣若夫驚而蹙主八受其咎而未嘗以咎馬則赭白亦智矣哉

記生朝

予生之年正月七日戊午今五十八歲生朝丁巳日距始生二萬有八百一十九日實周三百四十七甲子矣古術以十九年爲一章五十七年爲周至第五十八年與第一年閏分相同干支亦將更始今法用定朔定氣則朔閏稍有前卻而差亦不遠如今年立春在前歲十二月二十四日而雍正戊申立春在歲前十二月二十五日似差一日

而丁未十二月大甲辰十二月小實則相同故鷙蟄同在
正月十日也

潛研堂文集卷十八

錢大昕箸

雜著二

擬續通志列傳凡例

一通志彙歷朝之史以成編諸史義例有不同者必折衷以歸於一如馬班二史以后妃爲外戚列于諸臣之後范蔚宗則爲皇后紀繼帝紀之末通志皆不取而從三國晉史之例別出后妃傳是也唐五代諸史義例各殊如五代史家人傳合后妃諸王爲一元史儒學傳合儒林文苑爲一今宜照通志之例分出各從其類又如唐書列外戚于

列女之後列隱逸于循吏之前宋史列方技于列女之後
列外戚于方技之後皆與通志次第不同今宜依鄭氏原
書之序首后妃次宗室次列傳次外戚次忠義孝友獨行
循吏酷吏藝術儒林文苑隱逸次宦者佞倖次列女次載
記次四夷

一外戚傳金史曰世戚孝友傳宋明史俱曰孝義獨行傳
唐書宋遼史俱曰卓行循吏傳遼史曰能吏舊唐書元史
俱曰良吏藝術傳諸史俱曰方技儒林傳唐書元史曰儒
學文苑傳唐書金史曰文藝遼史曰文學皆名異而實同
今宜改從通志之名以昭畫一

一通志所載名目凡諸史不立此傳者皆從列傳采取以類相從如史記不立隱逸傳則采伯夷四皓諸人補之三國志不立忠義傳則取典韋諸人入之史記無方技之名而以司馬季主扁鵲倉公傳移入藝術後漢書無孝友之名而以毛義江革諸人傳移歸孝友非竟沿習舊文漫無區別也今續通志宜循此例如元史之別里古台等六人當入宗室傳特薛禪等三人當入外戚傳宋史之周三臣傳當入忠義五代史之馬重績趙延義可入藝術唐之張昌宗張易之等可入佞倖又如金史之宗翰宗望宗弼諸人皆太祖子孫當併入宗室傳此類皆須詳考庶無遺漏

一唐以後史家刱立名目有可補前史之未備者雖通志所無亦宜增入如唐書宋明史俱有公主傳應列于宗室傳之後唐書宋元明史俱有姦臣叛臣逆臣傳應列于四夷傳之後明有閹黨流賊土司傳皆前史所無閹黨可附姦臣之末流賊當列逆臣之後土司傳體例與四夷傳略同似宜列于四夷之前

一五代史歐公自立新意諸傳名目多與列史異今宜依通志之例分別編入如家人傳當分入后妃宗室傳死節死事當併入忠義傳伶官可入佞倖傳一行傳之李自倫可入孝友石昂程福贇可入獨行鄭遨張薦明可入隱逸

又如唐六臣傳以其皆唐舊臣而仕梁故特立此名以示貶然五代之臣更事數姓者不一而足列諸雜傳已足見意毋庸更立此名

一皇太子皇子諸王例入宗室其追尊帝號者舊史俱不爲區別魏收以景穆入帝紀爲後人所譏遼金至明追尊之典有加於古立廟稱宗與諸帝無異則不得不別而異之如遼之義宗順宗元之睿宗裕宗顯宗順宗明之興宗睿宗史皆列于宗室傳之前今宜取以爲式若金史於徽宗睿宗顯宗別稱世紀補列于帝紀之後終屬非體不可爲法

一通志有異姓世家倣于史記班史以後皆無之五代宋史雖各有世家其所載南唐吳越前後蜀南北漢諸國皆係偏安分據非五代所得而臣不當抑從封建諸侯之例今擬改爲載記所有世家一類不妨從闕

一後漢書有黨錮傳宋史無之通志雖存其目仍與後漢諸人列傳相次蓋事關一朝非如忠義孝友之可以類聚也唐書之藩鎮傳五代史之義兒傳當用此例仍編入同時諸臣之次

一宋史剏立道學傳別于儒林以尊周程張邵朱六子之學元明言性理者甚多然史無道學之名論者又謂儒者

通天地人之稱儒林足以包道學攷鄭氏通志原無此標目宜併入儒林傳

一元史有釋老傳它史亦無同之者攷佛圖澄鳩摩羅什張果林靈素之流前史皆入方技傳今宜從其例併入藝術傳

一通志有游俠刺客滑稽貨殖四門蓋本史記後世無可載者今宜從闕

一晉書載劉石苻姚諸國別稱載記通志因之增入前涼西涼而以後梁蕭氏附焉唐以後諸史俱無載記之目今按五代時疆宇瓜分南唐蜀漢閩楚皆自帝其國不奉中

原正朔與東晉之十六國相似舊史別爲世家殊失史遷之旨宜從晉書之例稱爲載記又西夏李氏據有河西歷宋遼金傳國最久亦宜列入載記宋遼金史俱有夏國傳當攷其異同删併爲一庶免重出之獘

一有一人而兩史並爲立傳者如裴矩李密王世充已見隋書而唐書亦載之王倫宇文虛中張邦昌劉豫宋金兩史俱有傳張特立金元兩史俱有傳此類非參互攷訂恐蹈重複之病又兩史襃貶時有不同若各承舊文更成矛盾今當删併折衷以歸一是勿複勿舛庶可傳後

臣等按通志倣史記以成書而列傳則用班氏之例如漢之蕭曹周陳諸人史記列於世家者並以列傳概之亦諸史之通例也其傳三代以上人物閒采春秋內外傳補益之漢魏至隋則純取舊史之文惟唐書與五代史以本朝大臣所編不敢輕議故不及焉臣等今奉

詔續修自唐迄明以次纂輯一準夾漈之例惟是鄭氏所撰列傳沿襲舊文畧無增損頗為後儒所訾或因馬班陳范史家鉅手文本簡嚴可無更易抑亦以一人之精力有限規模粗定亟於成書參攷異同有所未暇云爾若夫唐有新舊二書體例各殊詳畧互見其中事蹟彼此矛盾者

未易枚舉苟非折衷以歸於一無以傳後而信今至於宋元諸史卷帙尤繁其中或一事而屢書一人而兩傳儻僅鈔拾陳編以爲新志將恐架屋疊床徒多而不適於用昔歐陽修之新唐書事增於前文省於舊司馬光之通鑑別爲攷異一書參諸家異同正其謬誤後儒取以分注本條之下讀者便之臣等今所編輯竊取二家之義凡正史所載事之無關法戒人之無足重輕者稍刪節之又史以紀治忽之迹非取詞章之工如魏徵陸贄之論事劉蕡之對策皆經國名言所宜備錄至韓愈進學解平淮西碑柳宗元貞符與許孟容書之類文雖工而無禆於政治亦可從

删又以史臣載筆或囿於聞見采訪弗該或怵於權勢予奪失當將欲補亡訂誤必當博涉羣書攷唐宋遼金元明正史之外可備取材者編年則有司馬光朱熹李燾李心傳陳均劉時舉陳桱薛應旂王宗沐商輅別史則有曾鞏王偁葉隆禮宇文懋昭柯維騏王維儉邵遠平典故則有杜佑王溥王欽若馬端臨章俊卿王圻傳記雜事則有溫大雅劉肅韓愈王禹偁鄭文寶林坰馬令陸游張唐英宋敏求李心傳徐夢莘杜大圭徐自明王鼎劉祁元好問蘇天爵陶宗儀鄭曉王世貞沈德符孫承澤等遺書具在以及碑版石刻文集選本輿地郡縣之志類事說部之書並

足以證正史之異同而補其闕漏今搜采諸書詳加折衷其可徵信者則增入正文其當兩存者則附之分注若史文舛譌加以駁正皆必依據古書匪敢自逞臆見仍注於逐條之下以便省閱又如五代史之文甚簡宋元史之文甚繁此在各自成書原屬不相沿襲今旣彙爲一編則前後繁簡未便懸殊茲於文之簡者訪舊聞以裨其遺文之繁者芟冗詞以舉其要務在彙累朝之制作入夾漈之型模雖則取材正史不徒襲用舊文庶幾仰副我

聖天子右文稽古實事求是之盛意焉諸史每傳之後復爲論贊惟元史無之夫良史之職主於善惡必書但使紀

事悉從其實則萬世之下是非自不能揜奚庸別爲褒貶之詞夾漈之不載論贊允爲有識今亦仍其例云

記建炎官印

乾隆癸卯春瓜洲有浚河之役掘地數尺得破船一中有古銅印六枚一曰御營使司參贊軍事印一曰建炎諫官之印一曰建炎宿州糧料院記一曰建炎宿州軍資庫記一曰建炎宿州州院朱記一曰建炎考城縣大馮村指使記又有一刀刀鞘口有馬到成功四字周遭刻之蓋宋南渡初物攷宋史輿服志云南渡之後有司印記多亡失尚方重鑄給之加行在二字或冠年號以別新舊此諸印所

以加建炎字敷御營使司參贊軍事獨不繫以年號者建炎元年始置御營司以宰相爲使執政兼副使侍從官兼參贊軍事前此未置此司無新舊之嫌也宋以諫議大夫爲諫官之長而司諫正言次之雖號兩省屬官而別爲職司其公署謂之諫院其印以諫官爲文則史所未及載此可據以存一代之掌故者也軍資庫糧料院諸州皆有之州院之名不見於宋史攷淳熙新安志刑獄門有州院有司理院乃知州院爲置獄之所若州升爲府則改州院爲府院故嘉泰會稽志有府院之稱其實一也指使之名亦不見于職官志攷狄青傳嘗爲延州指使則是武臣非文

職也淳熙三山志安撫司使臣有正任釐務指使二員又有添置釐務指使添置不釐務指使提刑司亦有添置釐務指使添置不釐務指使是監司之下皆有指使此稱考城縣大馮村指使則指使亦有分駐村市者矣宋時官印多有稱朱記者或釋爲州院主記誤

記趙居廣畫

乾隆癸巳十有一月十四日總督倉場戶部侍郎倪公招同年集城南寓邸觀宋元人畫二十餘種彙爲一冊著色皆工妙中有櫻桃黃鸝橫幅長不盈尺廣半之題云上兄永陽郡王覆以長印不著年月或詢予永陽爲何人予偶

憶周益公玉堂雜記有淳熙三年九月中書進熟狀魏王
愷恩平郡王璩永陽郡王居廣並加食邑事因舉以對歸
檢益公集則有乾道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皇兄岳陽軍節
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永陽郡王食邑五千三
百戶食實封一千九百戶居廣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
百戶制又有乾道七年八月二十日賜皇兄檢校少保岳
陽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永陽郡王居廣
生日勅宋時封永陽郡王者固非一人此稱上兄其爲居
廣無疑矣又攷宋史宗室世系表英宗子益端獻王頵頵
子檢校少保淮康軍節度使孝詒孝詒子贈太師追封文

安郡王安時安時子居廣是居廣爲英宗之玄孫孝宗以燕懿王後入繼大宗於英宗亦爲玄孫則與居廣爲族昆弟矣然世系表既失書居廣封爵而益王顥傳并不附見居廣之名又可證宋史之疎漏也宋之宗室能畫者如令穰伯駒伯驌輩世多稱之獨居廣不著於陶宗儀夏文彥之錄一藝之傳亦有幸不幸哉予故表而出之

記琉璃廠李公墓誌

乾隆庚寅三月琉璃廠窰戶掘土得古墓棺槨不具而骨節異常人旁有一石眡其文則遼故銀青崇祿大夫檢校司空行太子左衛率府率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隴西李公

墓誌銘也提督兩窰廠工部郎中孟君澔募人改葬于故
兆東二十步別買石書李公官位表于道而誌石則仍瘞
之越十數日予始得聞亟往欲椎拓其文不可得世竟無
拓本惜哉聞孟君曾令吏寫一通索而讀之文駢麗頗可
誦李公仕契丹子姓皆通顯而姓氏不載正史恐後之人
過此地者終不知爲何許人也故記其略云李公諱內貞
字吉美嬀汭人唐莊宗時舉秀才授將仕郎試秘書省校
書郎守雁門縣主簿次授蔚州興唐縣主簿次授儒林郎
試大理寺丞守嬀州懷來縣丞大聖皇帝兵至迎降加朝
散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兼屬珊

都提舉使嗣聖皇帝改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
兼御史大夫天授皇帝加檢校尚書左僕射燕京留守南
面行營都統燕王知其才補充隨使左都押衙中門使兼
知廳勾次攝薊州刺史次授都峯銀冶都監天贊皇帝改
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行太子左衛率府率保寧
十年六月一日薨于盧龍坊私第年八十以當年八月八
日葬于京東燕下鄉海王村先娵殷氏女有三子後娵何
氏女生二男弟僧可延天順皇帝授普濟大師賜紫長子
瓚金紫崇祿大夫檢校司空南奚界都提紀使兼御史大
夫次子玉燕京都麴院都監金紫崇祿大夫檢校司空兼

御史大夫上柱國次子玹銀青崇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前大石銀冶都監次子玿前遼興軍節度推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次子璟攝宜州觀察推官文稱大聖皇帝者遼太祖之尊號也太祖稱嗣聖皇帝世宗稱天授皇帝穆宗稱天順皇帝景宗稱天贊皇帝皆與史合其云燕京留守南面行營都統燕王者耶律牒蠟也本傳不言為南面行營都統史之闕也中門使蓋留守司之屬而百官志不載屬珊軍應天皇后所置志祇載詳穩司而不及都提舉使銀冶都監麴院都監皆南面財賦官志亦遺之皆可補史之闕太子率府職名志稱與

宗重熙十四年見率府率習羅此李公於景宗時授左衛率府率又在重熙之前矣自古史家之患在於不博而遼史尤其率率之甚者予在京師久往往見遼時石刻文物制度頗多可采未嘗不追咎歐陽張揭諸公之草草也然三史之修始於至正三年三月訖五年十月而成以七百四十餘卷之書筆削於三載以內欲其網羅散失無有滲漏是亦難矣遼南京城因唐藩鎮之舊唐時憫忠寺在城內東南隅今之琉璃廠在遼爲城東燕下鄉正可互證而海王村之名亦好事者所當知也

清涼寺題名

乾隆乙酉四月予與錢蘀石學士曹慕堂積粹齋兩侍御
赴涿州恭迎
大駕還宿良鄉之豆店薄暮入清涼寺有石幢八面各鐫
佛像製殊古朴讀其題識云清寧三年歲次丁酉二月丁
未朔二十七日癸酉日提點成辦人馮絢燕京作頭王文
善成造長男辰兒鐫清寧遼道宗紀元也不書大遼者遼
自聖宗復國號契丹至道宗咸雍二年丙午始仍稱遼造
幢之時猶稱契丹故也幢重立于明成化二十年七月亦
有題字其東石幢一題云房山東嶽廟女冠卜道堅昇雲
之幢乃金泰和中刻又一幢周刻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末

詳年月書法皆可觀寺門內老槐一株當是金元時物明嘉靖中碑文已稱爲古槐矣迄今又二百年尚無恙主僧欲伐而去之予言樹久有神物護持不可犯僧愕然而止然庭小而樹大當門中央俗人所忌終恐不能久也聊紀同遊歲月以貽寺僧且以補朱氏日下舊聞之闕

虎邱山石觀音殿題名

己丑夏五月二十六日與王西莊吳竹嶼吳岑渚周松承遊虎邱山登千人石酌第三泉徘徊久之微雨作避石觀音殿相傳宋慶曆閒吳興臧逵夢中見大士眞身覺以語其弟寍寍斵石爲此像所謂應夢觀音也三面環以石壁

壁間刻大乘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曾公亮等所書凡九十一人人各書一行以公亮結銜攷之當刻于熙寧之初矣石壁後有釋迦文佛四大字阿彌陀佛四大字政和中住山沙門子英所書旁有宣和六年三月胡少汲劉長卿李朝卿趙希元許子長同遊虎邱山題名又有向子諲題名其文云子諲秋八月壬申到郡冬十月庚午乞還印綬章上屢卻十二月癸丑詔許歸薌林乘泛宅艤虎邱而去紹興八年河內向子諲伯恭父題攷宋史本傳子諲以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金使議和將入境子諲不肯拜金詔乃上章言自古

人主屈已和戎未聞甚于此時宜卻勿受忤秦檜意乃致
仕即其時也子謜斂中之玄孫史於敏中傳稱開封人子
謜傳稱臨江人此題河內者舉族望言之猶蘇子瞻世居
眉州而自署趙郡也世之好金石文字者寡矣此刻近在
耳目間顧無有識之者惟普門品經嘗載于虎邱志然亦
語焉不詳去春予與陳葯耘來遊拂拭壁間得此妙跡茲
復導諸公來觀愛其筆法整勁欲以紙墨搨之兩益是從
者促下山不果岑渚請予題壁間以諗後來者

潛研堂文集卷十九

錢大昕箸

雜著三

鄞縣志辨證

文種非鄞人

越大夫種春秋內外傳注家皆不言何許人其指爲鄞人者始于王厚齋厚齋所據者高誘注呂氏春秋也今攷呂氏書第二卷當染篇注云楚之鄒人第四卷尊師篇注云楚鄞人鄒鄞字形相涉刊本傳譌固難決其然否但兩注皆云楚人而鄞爲越地鄒爲魯地與楚竝不相涉則鄞鄒

均未可信及讀太平寰宇記敘荊州人物云文種楚南郢
人乃恍然悟呂覽注本是郢字樂史生於宋初所見呂氏
書尚未譌也又攷高氏注以范蠡為楚三戶人蓋本於吳
越春秋今世所傳吳越春秋亦非足本然張守節注史記
嘗引之云大夫種姓文字子禽荊平王時為宛令之三戶
之里范蠡從犬竇蹲而吠之從吏恐文種慙令人引衣而
鄣之是大夫種嘗為宛令因范蠡要之乃棄楚而適越其
為楚人非越人固信而有徵矣會稽典錄載虞翻朱育所
說會稽先賢未有一言及文種乾道四明圖經寶慶四明
志初不列入人物至厚齋始表章之然清容居士厚齋高

弟而延祐修志不取其說蓋已疑而未信矣明楊實修郡志收入人物沿譌到今頃閱全氏鮚埼亭集有辨一篇雖未能據寰宇記以證其譌然亦可謂先得我心者并附於此

全祖望辨大夫種非鄞產云自昔圖經地志莫不扳援古人以爲桑梓生色予謂不覈其實則徒使其書之不足取信於世吾浙河以東人物莫備於會稽典錄其於鄞人自大里黃公始南宋王尚書深寧黃提刑東發始據高誘呂覽注以大夫種爲鄞產因謂范蠡與種同功一體蠡可去而種不可去者以父母之邦也兩先生之

言善矣而以子聚之則有疑焉越絕書外傳曰范蠡始居楚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大夫種入其縣知有賢者得蠡大說俱見霸兆出於東南相要而往偕止於吳吳任子胥於是去吳之越又曰范蠡要種入越越大夫石買曰客歷諸侯渡河津無由自致殆非眞賢然則種非鄞人矣吳越春秋內傳曰勾踐還自吳范蠡謂種曰子可去矣種不然之其後內憂不朝謂妻曰吾王雪恥於吳我悉徙宅自投死亡之地悔不隨范蠡之謀又丹勾踐賜以屬鏤之劍嘆曰南陽之宰而爲越王之禽然則由種將死之言攷之益非鄞人矣夫越絕書雖非出于子

贛之手然固西京之筆吳越春秋雖係皇甫摭拾之書要亦自東京以來傳之兩先生據高氏之一言而盡棄諸佐證恐不其然予又攷吳越春秋注中亦引高注則曰大夫文種字會楚鄒人然後恍然曰鄒與鄞皆從邑或相近而譌也以深寧東發之博且覈也而一言之失遂貽枌社千古之誤可不審乎

王鄞

丹山圖詠云秦皇神將有王鄞驅山塞海溺其身葬於水底不墳築號作鄞江今見存丹山圖詠出於道藏相傳木玄虛撰賀知章注其實宋以後道士妄作前志亦無及王

鄞者餘姚黃氏雖不信其說而所作四明山志頗錄之恐好奇者引爲掌故特爲辯之鄞縣自以赤菫得名明人乃有夏禹時菫子國之說俗語不實流爲丹青因秦始皇之居鄮縣而傅會爲王鄞事因漢光武之官奴城而傅會立劉植廟皆不學者爲之也

王脩非鄮令

寶慶四明志縣令題名漢順帝漢安二年有鄮令王脩乾道圖經亦云王脩順帝漢安二年令鄮時軍人殺歷陽太守伊曜脩誓眾奔入賊營取曜屍塟之今攷會稽典錄但云揚州從事句章王脩委身授命垂聲來世不言其爲鄮

令後漢書滕撫傳建康元年九江范容周生等相聚反亂屯據歷陽揚州刺史尹燿九江太守鄧顯討之燿顯軍敗爲賊所殺脩之委身授命當在其時脩爲揚州從事故得赴刺史之難若爲鄮令則鄮與歷陽相距甚遠守土之吏豈能奔赴且脩所赴難者揚州刺史尹燿志譌尹爲伊又以爲歷陽太守與史皆不合據典錄脩未嘗爲鄮令故於題名中去之

管公明墓

寶慶志有管公明墓在縣西四十里聖女山父老相傳云然無碑碣可攷按管輅平原人卒於魏世其時吳魏隔絶

無緣卜葬于此委巷無稽之談豈足采乎

小江湖非西湖

小江湖即宅山堰王深寍之辨審矣而乾道圖經有唐貞觀十年縣令王君照修建說者疑宅山堰爲王元暐所築不當更屬之君照乃以城中日月兩湖當小江湖此大不然唐初鄮縣治故勾章城即今小溪故唐志及圖經皆云城南二里爲小江湖此舒亶所引之圖經若乾道圖經則云城南二十里據今縣治而言惟舒亶西湖引水記乃云按州圖經鄞縣南二里有小湖唐貞觀中令王君照修也今俗里所謂細湖頭者乃其故處攷之唐志本是小江湖今改爲小湖又引里俗細湖頭以

實之誤亦甚矣近人又謂王君照引宅山泉入城導爲日月雙湖以附會舒亶之說尤爲疏謬蓋必先有城而後有湖貞觀之世三江口非縣治安得有城又安得有湖哉楊蒙宅山堰引水記謂王元暐始導宅山之水作堰江溪約水勢貫城而入瀦爲平湖然則日月二湖亦起于元暐非君照也蒙亦北宋人而其言較之舒亶爲可信魏峴宅山水利備覽謂小江湖即日湖其誤與舒亶同總由不知貞觀初之縣治非今縣治故爾夫小江湖之與宅山本一地也君照刱湖於前元暐築堰于後相距二百年何妨改作且貞觀之初疏溪爲湖地勢旣高而無堰閘以蓄之故一

時雖獲灌溉之利未久而即廢不若元暐之功施千載然其剏始之績自不可沒也

奉化郡

乾道圖經云開元二十六年採訪使齊澣奏請爲州以境內有四明山故號州爲明而郡名奉化按唐時州郡不並置開元中置明州其時未有郡名也天寶初改爲餘姚郡則稱郡不稱州乾元初復爲明州則稱州不稱郡且唐世亦無奉化郡名至宋始有之宋制諸州兼有郡名以爲封爵之號然多沿用唐舊名惟餘姚縣隸越不隸明故特改之若依圖經所說則開元置州之始已稱奉化郡矣豈其

然乎

賀知章朝英集

聞志載賀知章朝英集三卷攷唐書藝文志朝英集乃開元中張孝嵩出塞朝士所作送行詩知章特其一人爾未可列諸著述之數今刪之

唐有兩徐浩

唐書藝文志有四明山人徐浩廣孝經十卷乾元二年上授校書郎或疑郎是徐季海唐初明越本一州故賀季眞永興人而自號四明狂客季海會稽人亦可稱四明山人也然攷諸季海本傳則明皇時已由張燕公薦授集賢校

理進監察御史裏行累遷都官郎中領東都選肅宗立出襄州刺史召授中書舍人四方詔令多出其手又兼尚書右丞進國子祭酒為李輔國所譖貶廉州長史乾元者肅宗年號也其時季海久已貴顯安得又有上書授官之事且校書郎秩止正九品季海在西掖掌制已是五品清要官兼右丞為正四品進祭酒為從三品更不當復授九品初階故知進書之徐浩乃別是一人同時而同姓名者爾舊志牽合為一人誤矣

孔戣奏罷海味

王伯厚云唐孔戣為華州刺史奏罷明州歲貢淡菜蛤蚶

之屬元微之爲越州復奏罷之葢嘗罷於元和而復貢於長慶也閻若璩據元微之奏狀以駮之謂狀云海味起自元和四年而九年以一縣令論罷十五年復令供進至孔戣奏罷則在元和二年當云一罷於元和二年孔戣再罷於元和九年某縣令三罷於長慶二年元稹方合鄉邦故實予以新唐史通鑑及昌黎撰戣墓誌參互推之則戣之奏罷卽在元和九年非元和二年也何以證之曰新史通鑑及墓誌皆以戣之奏罷在爲華州刺史時而舊史戣傳云元和九年冶信州刺史李位獄爲中官所惡尋出爲華州刺史則其奏罷海味必在是年明矣但諸書皆云戣所

奏而徵之狀獨云因一縣令獻表上論準詔停進豈幾之奏得自縣令而爲轉達乎抑先有縣令論奏而幾繼之乎此獻表之令當是鄭令姓名不著於志乘良可惜也閻氏因昌黎誌文有元和元年又有明年誤仍爲元和二年不知誌於元年以大理正徵之下即云累遷江州刺史此後又歷四任而後云明年謂權知右丞之明年也豈得蒙元年之文乎據狀能於元和九年即復於十五年長慶二年因徵之奏而復罷閻所稱三罷者固謬王氏云復貢於長慶亦攷之未審也

甬橋非甬水橋

通鑑唐僖宗乾符四年王郢收餘衆東至明州甬橋鎮遏使劉巨容以筒箭射殺之甬橋地名在宿州新唐書劉巨容傳作埇橋巨容徐州人爲州大將龐勛之反自拔歸授埇橋鎮使戚化志不辨通鑑句讀誤以甬橋連上句改爲甬水橋又以巨容爲明州鎮遏使豈非癡人說夢耶今據新唐書正之

張知白

張文節知白滄州清池人攷其歷官亦未到兩浙宋元明諸志敘人物亦無有及知白者聞志宋賢傳忽闌入之謂與林逋游過四明擇鄞之十七甲居焉此何據耶攷范光

陽撰張士塤行狀鄭梁撰張遐勳行狀俱云系出文節公知白其後有諱顥者徙居於鄞然則張村之族雖出自知白其徙鄞者乃張顥也顥與知白未知中隔幾世要豈可以後人之卜居斯土而妄引其先世也

王鄞江墓志不足信

聞性道志載王荆公所撰鄞江先生墓志一篇文最蕪陋乃後人僞造其尤可笑者以張邵張郯張祁三人在從學之列三張仕於南渡初距鄞江之殁七八十年矣何由與鄞江相識乎史簡爲縣小吏卽使慕道來學亦何足稱荆公豈逆料其後人之貴顯而先貢諛於百年之前乎臨川

集本無此文前志亦未之有葢出於王氏譜乘聞貢士不深攷而詳載之何憒憒也

陳瓘攝倅明州

嘉靖志謂陳瓘於大觀閒攝倅明州此大誤也攷宋史本傳瓘中甲科簽書越州判官守蔡卞察其賢每事加禮瓘欲遠之屢引疾求歸不得去乃檄攝通判明州其云檄攝者承蔡卞之檄也據會稽志蔡卞元祐六年六月以龍圖閣待制知越州八年五月移潤州則忠肅攝倅明州當在元祐末非大觀間矣崇寧初忠肅由諫垣謫居合浦大觀初自合浦還寓家明州其時方以黨籍禁錮安得有攝倅

之事平忠肅由合浦放還居四明史亦未見年月攷長編載崇寧二年正月陳瓘除名勒停編管廉州四年七月自廉州移郴州此後未見放還明文惟五年正月以星變大赦諸在黨籍者皆得敘復則忠肅之放還大約在崇寧五年其寓居四明亦必在是年也其明年改元大觀又三年以子正彙事被徙遠遂有安置通州之命自後不復居四明矣然則忠肅寓居四明自丙戌至己丑僅三四年耳

大觀圖經

王厚齋言諸州圖經乃景德祥符所脩而郡志但以大觀為據譏其昧於史學予謂李宗諤圖經南渡之際都已散

失郎大觀中明州所修圖經亦復闕佚後黃鼎得其書獻於郡守張津而續成之乾道寶慶二志序據大觀而不及祥符者舉其見存者言之非有誤也

汪氏三世官位不足信

嘉靖志載汪洙官至觀文殿大學士謚文莊子思溫觀文殿大學士思齊端明殿大學士孫大猷敷文殿大學士皆妄也按樓宣獻之母郎思溫之女宣獻爲太夫人行狀但云祖洙明州助教父思溫左朝議大夫仕爲太府少卿直顯謨閣而已宋時觀文殿大學士非曾任宰相者不得除思溫官止少卿直閣洙止爲教授官秩尤卑乃妄稱觀文

殿大學士誕謾可笑一至於此端明殿敷文閣但有學士無大學士據宋史大猷但為敷文閣直學士直學士下於學士一等不當妄稱大學士也且敷文閣名非殿名此必譜乘無稽之說而東沙誤采之

婁寅亮上疏年月

婁寅亮史稱永嘉人不言其徙鄞寶慶延祐二志皆無之成化志始列於人物未知所據按宋史本傳建炎四年高宗至越寅亮上疏請選太祖諸孫賢者視秩親王以待皇嗣之生帝讀之感悟紹興元年召赴行在復上疏請宣告大臣行之高宗紀則以寅亮上疏繫之紹興元年六月而

不及建炎四年之疏此史家省文耳成化志竟以第一疏屬之紹興元年且謂高宗時年三十未有子此宋史所無而以意妄增也高宗生於大觀元年丁亥至紹興元年辛亥止二十五歲耳不當便云三十孝宗紀先言昭慈太后自江西還嘗感異夢爲高宗言之高宗大寤會右僕射范宗尹亦造膝以請於是詔選太祖之後次及寅亮上書事此史家歸功母后大臣之詞若以事理揆之寅亮之奏必在建炎四年八月以後其時孟后已還自虔州而諸臣尚未有造膝之請及高宗聞之不怒於是范宗尹等得從容造請而寅亮以富直柔薦召赴行在則在紹興元年故第

二疏有去年上章之語也若以第一疏卽在紹興元年六月則其年五月已有詔令知南外宗正事令廣選年幼宗子將育於宮中矣何煩寅亮之請疏遠小臣其敢貪天功以爲己力乎愚故疑寅亮第二疏亦在五月以前紀所書六月一條乃擢寅亮爲監察御史之月非上書之月也

王次翁墓

聞志有資政殿學士王次翁墓在縣城西今海會寺後長子侍御伯庠次子宗正丞伯序墓亦在右案樓攻媿撰伯庠行狀云葬於奉化縣忠義鄉之瑞雲山太師墓側太師卽次翁也墓當在奉化不在鄞矣

朱文公未嘗至鄞

明倫堂額相傳爲朱文公書黃溥閒中今古錄謂史忠定浩嘗薦朱文公知南康公詣鄞稱謝寓於學因書焉攷晦翁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官在淳熙五年其時史忠定在政府初未歸鄞自閩到南康亦無取道四明之理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古人恥之晦翁大儒豈以一郡之薦僕僕稱謝此里巷不經之談不可以誣賢者也

豐稷功德院

嘉靖志妙智講寺宋治平元年尚書豐稷請爲功德院賜今額按治平之初淸敏未爲尚書寶慶延祐諸志皆無此

事此必譌也據郭受碑稱治平元年天子有事於明堂詔天下有未係錫名者皆例賜其額兹院始革爲妙智則知妙智之名非由豐公而改也

觀文府

嘉靖志謂史丞相府理宗賜名觀文府聞氏引紹定辛卯臨安大火雖太廟亦不免而史丞相觀文府獨全因謂觀文府當在臨安其實不然宋時觀文殿大學士爲宰執退休之職名紹定火災之時彌遠見任丞相不帶觀文銜其所賜之第但當稱丞相府不得云觀文府既稱觀文府則當在四明不在臨安矣但嘉靖志以爲賜彌遠者亦非是

彌遠生前未嘗除觀文其季子宇之則曾拜觀文殿學士視執政恩數使理宗果有賜額觀文府之事亦是賜宇之非彌遠也又攷張端義奏議云辛卯融風之變馮樹王虎知衛相府而不知衛宗廟林介趙汝輝知救相府而不知救宗廟可證臨安史相府初無觀文之稱也

陳曦

陳曦之名不見於宋史寶慶延祐二志附其名於陳禾傳但云第進士而已成化志乃有爲給事中翰林學士之說其實全未可信據云曦之拜翰林學士由呂好問所薦攷好問執政在建炎元年未幾即罷而曦乃於紹興八年登

進士十四年高宗幸太學曦爲國子正其遷給事中雖不詳年月而在職六載又出爲濠州則當在紹興二十三四年矣距好問執政幾及三十年乃云好問薦其才召拜學士豈非謬乎又云擢給事中彈劾不避權要此亦作僞者自露破綻宋之給事中職司封駁豈若明之科道以彈劾爲職乎又云自知制誥知濠州攷宋初沿唐制以知制誥行中書舍人之職自元豐改制以後掌外制者竟除中書舍人或云直舍人院未有單除知制誥者也且南宋以濠州爲邊郡兩制近臣亦無授邊遠小郡之理此亦可疑也寶慶志既附曦名又稱其三世登科豈有官登兩制而轉

不一及之乎且禾所撰經解由史直翁進於朝乃授其孫以官使其子於紹興中已掌內制當不待直翁奏進矣故知曦之官位不足信也志又云曾孫大震玄孫伯鼎俱登翰林時人稱爲祖孫三學士攷延祐志衣冠盛事亦無之

陳槩

陳槩事延祐志不載而成化志增之攷其實亦難信槩所傳者惟使金不屈及抗章論呂祖泰無罪兩事據其家譜則槩之除左正言在嘉定七年其時韓侂胄已死祖泰久已得官矣何待槩言而釋乎宋史寧宗紀金史交聘表俱不見槩名即使果有奉使事而其時金已衰亂豈能以非

禮攉抑使人所云不屈亦後人不攷時勢而妄言耳

陳德剛事不可信

成化志載陳德剛紹定六年召除福建制置使兼知福州端平元年簽書樞密院事按德剛父子不見於延祐至正諸志楊實修志始載之其實未可盡信如福州守臣例帶安撫使初無制置之名至簽樞為執政之職而宋史宰輔表及理宗紀並無陳德剛其人其為僞妄顯然此必出於陳氏家譜造譜者不通史學妄意前代職名可以假冒不知樞密乃宰相之貳拜罷姓名具在正史非若它官之可冒也據志德剛為著之父而本堂集中絕不言其先世有

顯者若顯若顒若伸若德剛寶慶延祐志進士題名亦無之竊疑陳氏自顯以下四世名位風節皆出後人傅會但善善欲長不欲竟刪姑去其已甚者并記所疑以俟博雅君子攷定焉

陳著

陳著先世事迹多不可信予既據本堂集辨之矣今攷成化志所載著事以文集證之亦殊違錯一云景定四年買似道買公田於浙西著爲著作郎上疏乞罷公田斥逐似道似道怒出知嘉興攷著以寶祐丙辰登第至景定四年癸亥僅止八載校其資歷甚淺無由遽典大郡據本堂集

景定元年三月在鷺洲書院山長任內被薦未幾北還浙漕提領趙與訔辟監三石橋酒庫既而湖南帥趙必普辟帥準既而江淮提領趙與訔辟蕪湖茶官則本堂實無官著作郎之事且與訔即措置公田之人使著果有彈奏何以轉受與訔之辟此其不足信一也一云咸淳元年似道歸越治母喪詔以天子鹵薄葬之起墳擬山陵著爲太學博士率太學諸生上疏切諫不聽似道還朝大怒必欲遠竄上不可改臨安通判今以文集攷之則著在嵊縣任滿咸淳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差通判揚州次年正月五日繳進特改除京簽京簽者臨安府簽判也京簽二年攷滿

始除通判其謝賈太傅啟云幕府屬寮躐躋郡佐端自曲成之造斐然直謝之辭則通判之授實出賈相意矣似道丁母憂在咸淳十年十月非元年也推較其時著正爲臨安倅不得在太學其不足信二也此傳云爲太學博士而陳桱傳又云著爲宋祕監知台州官名互異其不足信三也志又云子宓亦有文名致本堂四子深淪洵沆無名宓者其不足信四也本堂年八十四見其子深跋至德觀記而志以爲八十其不足信五也

王厚齋生卒年月

宋史王應麟傳不載其卒之年月及年歲若干閻百詩據

本傳云後二十年卒則卒當於元成宗元貞二年丙申又據方回序小學紺珠在元大德庚子自稱回年七十四公長回六歲是王氏生於宋甯宗嘉定十四年辛巳如閻說厚齋生於辛巳歲卒於丙申歲年七十有六也今攷延祐四明志人物傳厚齋年七十四而陳本堂祭厚齋文首稱柔兆涒灘之歲孟冬甲辰其文亦云余八十三公七十四則厚齋卒於元貞丙申年七十四信矣推其生年當在嘉定十六年癸未非辛巳歲也本堂祭文又有季夏聞訃之語則厚齋之卒在是年六月也惟袁清容集中孔昭孫墓志云大德初昭孫爲慶元儒學正於時禮部尚書王先生應

麟謂袁後進門無雜賓明遠以通家子執疑證譌柄每逮席請益似大德初厚齋尚存蓋大德當爲元貞之譌清容涉筆偶誤耳

蔣曉非蔣猷曾孫

閩志以蔣曉爲猷曾孫附於猷傳之後攷袁清容集有將作監主簿蔣公墓誌即曉也敘其世系特詳曉之曾祖梗台州通判祖如愚隆興府通判父嶠貴池縣丞爲諫議大夫峴之弟其銘云蔣姓宗姬函亭漢侯居鄞發祥唐季是稠則曉之先世自唐季已居鄞而猷以南渡避寇始遷於鄞其非一族可知矣乃引以爲曾祖何其妄也

袁桷上王深寧書

聞性道志言桷仕至侍講學士歸里上王深寧書有云久知我輩固當投之濁流靖念斯文詎宜束之高閣則其媿仕之心亦自見於辭矣致深寧卒於元貞丙申其時清容未登仕版此不稽其年代而以意妄測也

豐寅初

嘉靖志敘寅初兩事一云洪武十七年徵爲國子司業上書諫觀燈謫德化學教諭一云建文壬午棄官歸葢皆本其家傳而全祖望辨之云寅初本名初以洪武二十七年歲貢官江西德化教諭其子慶以宣德間用父宦籍自江

西中式則謂遜國中棄官者妄也予又攷水東日記云寅初洪武中授訓導陞教諭則寅初未嘗爲國子司業傳所云直諫謫官者亦妄也志家好信家乘而訾舊志得毋爲若輩技倆所誤邪

王鏊奏從祀事

成化嘉靖志俱載王鏊奏請楊時羅從彥李侗等從祀孔子廟廷上可其議攷明史禮志楊時從祀在孝宗朝羅李從祀在神宗朝而鏊爲給事乃在宣德之世時代隔越即使鏊有此奏亦不當云可其議也楊實老儒不諳掌故輕信私家譜乘故多舛譌東沙輩亦不攷而襲用之但孔廟

從祀非尋常事不可沿襲譌舛以滋後人之疑故特爲辨之

鄭珞

李志名宦鄭珞傳言宣宗振作吏治特簡廷臣九人知郡皆奉敕以行九人之中若況鍾之知蘇州莫愚之知常州何文淵之知温州陳本深之知吉安皆以循良著而珞亦與之相上下攷明史宣宗紀宣德五年五月擢郎中況鍾何文淵九人爲知府奉敕遣之據況鍾傳同薦者羅以禮趙豫莫愚邵旻馬儀陳本深陳鼎何文淵初無珞名又循吏傳載宣德五年十一月擇廷臣二十五人爲郡守奉敕

以行寧波則刑部主事鄭恪恪路即一人也路與况鍾等雖皆以宣德五年出守而一在五月一在十一月李志以路列於况鍾九人之數蓋攷之未審矣明史林碩傳載寧波知府鄭路劾中官裴可烈不法可烈竟罷去而循吏傳云魏恪守寧波嘗劾中使呂可烈無狀帝爲誅可烈蓋即一事而傳聞異詞耳成化嘉靖志題名有鄭路無魏恪宣德實錄亦作鄭路實錄又云宣德六年十一月以內使裴可烈在蘇松諸郡貪暴尤甚特命械繫至京十二月內官裴可烈以貪暴下錦衣獄死是可烈裴姓非呂姓矣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

錢大昕箸

記一

崇實書院記

崇實書院者故江南河道總督尙書湛亭李公之所剏也國家敦崇實學郡縣庠序之規一遵古典而省會重地復立書院萃郡縣之秀者而教之比於古諸矦之大學法良意美超軼前代矣清江爲河帥駐節之所冠蓋輻湊擬於都會而百餘年來未有議及之者湛亭公以簪纓世胄簦仕南河由郡丞觀察洊登開府清白一心始終匪懈平生

於河防國計安民察吏諸大端洵所謂設誠而致行之者
又念學問與政事相爲表裏爰捓立書院以爲造士之所
而顏之曰崇實莅政之暇輒召諸生立庭下誨之以有本
之學務篤其實勿逐於名煌煌乎大儒經世之言也湛亭
公歸道山十餘年
天子慎重河工謂節宣防守之方非講求有素無以集事
乃
申命公子薌林公付以全河之任公居心行事壹以先公
爲法而於造就人才尤殷殷加意焉　歲有司議改院
爲官廨乃別相爽塏之地營立講堂學舍規制增拓輪奐

一新培養善類有加無已落成之日江淮人士欣喜讚誦沐新恩而思舊澤僉議祀湛亭公栗主於講堂之左春秋薦蘋蘩以無忘崇實之訓謂大昕嘗從湛亭公游與聞緒論乞爲文以記之予唯濂谿氏之言曰實勝善也文勝恥也儒者讀易詩書禮春秋之文當立孝弟忠信之行文與行兼修故文爲至文行爲善行處爲名儒而出爲良輔程張朱皆以文詞登科唯行足以副其文乃無媿乎大儒之名或謂制舉不足以覘實學豈通論乎宣尼贊易申立誠之旨孟氏著書恥無本之譽聖賢施敎未有不以崇實爲先者而湛亭公以是勖士可謂知本務矣今鄭林公恪承

先志引伸而擴充之上以毘
聖明棫樸作人之治下以示多士居德善俗之方風聲所
樹如影從形當有華實兼茂之儒出爲世用者豈徒江淮
人士歌誦弗諼而已哉

海鹽縣瑞麥記

百穀皆麗乎土者也洪範演疇穀不在五行之列而虞廷
六府穀與五行並稱古皇貴民重穀以食爲天是以雨暘
時若迄用康年而嘉瑞之臻垂於圖諜葢天人感應自然
之理夫豈誕謾而叵信者哉五穀之瑞紀載非一端而麥
之瑞最古周頌思文之篇曰貽我來牟帝命率育劉子政

引其文作麰麳而釋之曰麰麳麥也始自天降鄭康成箋
詩亦引書說烏五至以穀俱來以實帝命之證然則來牟
出於天降非人間常有之麥可知也而劉鄭兩家不言來
牟之形許叔重說文解字始詳言之云周所受瑞麥來麰
一束二縫象芒朿之形今二徐本譌一束爲一來獨董逌
謝除館職啟乃用束字然亦未審一束二縫之義今春張
徵士芑堂自海鹽訪予吳門言比歲屢見兩歧之麥而去
夏所見尤異卽出櫝藏一莖示予予諦視之莖始爲一本
歧而爲兩旋折交結仍歧出而成穗觀者咸詫謂得未曾
有予思之良久乃躍然以興曰此非所謂一束二縫者乎

夫縫之言夆也纖銳而向上有麥穗之象焉兩歧相交束以合之故曰一束二縫而許祭酒特表以瑞麥之名自周武王觀兵至今三千餘載史冊罕見此瑞後儒遂不曉說文爲何語矣我

國家

聖

聖相承劭農重粟上軼虞周乃重覩此非常之瑞天之降康豈偶然哉昔漁陽兩歧之謠史家以爲美政之感今海鹽明府任侯惠堂以中州名進士牽絲浙中調緐斯邑經術飾治壹以忠信慈愛爲本而民亦戴之如父母禱事盡

力數致休祥此瑜麥也邑士胡文蔚吳侃叔及芑堂皆有記頌及圖大書不一書矣予忝在舊史喜其事合於詩書所紀且可以證說文傳寫之譌故復爲記之以待史官采訪焉

虎邱𡛂建白公祠記 代

古人稱三不朽以立言與立德立功竝稱言豈易立哉言之立者根乎德通乎功而一以貫之非徒組織其詞以爲麗詰屈其句以爲工者也唐太子少傅白文公早踐淸要直道事君其章奏可以彌縫主闕其諷諭可以宣達下情而終始一節不肎干進皭然於閹寺之朝超然於朋黨之

局使其遭時遇主功豈在房魏姚宋下而時命限之獨以詩爲百代宗師公之立言出於性之所好要非有慚於德亦豈無意於功者哉當寶曆初元公來刺蘇州次年即移疾去在郡未久史不詳其治行然讀其郡齋走筆詩有云敉煩無若靜補拙莫如勤削使科條正攤令賦役均敢辭稱俗吏且願活疲民藹藹乎懇懇乎洵古循吏之言也又於虎邱重開寺路桃李蓮荷約種二千株今山塘尚有白隄之稱其有德於吳人甚厚而郡志不備書自郡學名宦祠而外未有專祠以慰郡人尸祝之忱豈非中吳之闕事耶予承乏茲郡兩載以來留心掌故有味乎公靜勤之言

因念昔賢轍迹所至湖山藉以生色况公於武邱有開路之績而一年十二度游賞之數亦無過於此千秋萬歲精爽必留戀焉爰請於大憲相視山之東麓得蔣氏塔影園捐奉買之剏爲公祠落成之日卜吉奉栗主妥而侑之嘗讀公詩石記言年十四五時慕韋房二公詩酒仙之名謂異日蘇杭苟得一郡足矣厥後自蘇歸洛值劉夢得守蘇作憶舊游一篇寄之又有夢蘇州寄馮侍御詩晚歲編次文集爲五本其一藏蘇之南禪寺自少至老眷眷於蘇如此而報功仰德之舉至今始得以藉手忝在守土聿觀厥成詎非大幸乎祠成當有記以識歲月并作迎饗神之曲

俾春秋歌以樂公其詞曰

公昔承詔兮牧吾民剖左符兮擁朱輪紫薇堂兮判牘科條簡兮賦役均武邱兮開路桃李兮班春士女夾道兮迎使君如父母兮撫子孫公一去兮千餘歲澤逮民兮久勿替言己立兮德功備曷不修兮祀事崇祠兮肇始山清兮水泚兕率天兮海山駕雲車兮溢止蘭肴兮椒漿勸公兮一觴紅[illegible]兮綠浪想前塵兮未忘左挹少陵兮右引玉局相酬荅兮山之曲

饒陽縣新建文昌閣記

饒陽縣知縣王君儀廷始莅事之歲即以興育人材爲務

召諸生之肄於學者課其文藝而禮之或言文廟之左故有文昌祠曩時嘗加修葺邑中士大夫多有登科第者頃歲祠已傾圮科第亦不振訪之形家僉云當建於巽隅王君於是捐奉錢爲之倡諸紳士欣然繼之卜地剏立新閣金木摶埴之工子來趨事帀月而告成遣一介走京師請予文紀其歲月謹按天官書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說者以爲天之六府也梓潼之神顯於晉盛於唐宋道家謂上帝命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元延祐初加封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帝君名其祠曰右文成化而其時始設科目取士士大夫因謂科目之柄實文昌司之而天下學校多

立文昌祠矣夫科目之設聚數千萬人之精神而決中否於一二人之心目雖長於鑒別豈能無毫髮之爽謂必有神焉以司之似矣雖然韓子有言其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士誠讀孔孟之書修程朱之行而學韓歐之文能自樹立不因循神未有不福之者若夫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徒以揣摩剿襲爲功而僥倖以祈神之我佑則非予之所知也今之仕者簿書趨走汲汲若不遑終日至有關於文風士氣者則以爲迂闊而莫爲王君獨能知所本務而邑之人士咸能鼓舞自勵庶幾知實學之宜敦而不囿於流俗異日英才輩出必有如劉獻之之通經李明逵父子之文

學者豈僅區區科第之榮於一時已哉王君名鳳文山東諸城縣人乾隆己卯舉人記之者嘉定錢大昕也

重建集仙宮玉皇殿記

聖人之道敬天而已矣天處高而聽卑福善禍淫虧盈益謙皆視其人之自取聖人知性之本善而去私以復於善其自處也常若高高者之日鑒在茲故能獨行不媿影獨寢不媿衾而爲內省不疚之君子詩云胡不相畏不畏于天畏之斯敬之矣二氏之教其宗旨與吾儒異其欲人遷善而遠罪則同懼人之放縱而不自檢也則爲像設以臨之顧釋氏奉佛爲天人師而諸天乃在護法之列其言誕

而難信唯道家以玉皇上帝爲天神之至貴者玉以言乎
德之至純皇以言乎道之至大與書稱惟皇上帝詩稱有
皇上帝者若合符節而復遥高敞清幽之地築室而事之
巍巍峩峩昭布森列使人有所敬畏以謹其修而寡其過
則與吾儒敬天之學相資而不相悖焉集仙宫者在縣治
東一里而遥宋嘉定中道士葉子珫奏請移安吉州舊額
於此元時有盧眞祐與其徒孫應元先後住持皆授大師
之號而明有胡浩然者亦嘗授爲眞人有銀印玉帶之賜
宫之四周有水環之而正殿奉玉皇上帝者尤莊嚴靚深
聳出城隅望之如蓬萊赤城示現人世歷歲滋久土木之

工廢而不修歲　大風棟折屋宇盡傾獨玉皇像宛然
無恙僉謂旭卉之應昭著不誣於是邑中耆宿詢謀協同
或出其貲或效其力樂事勸功迄用有成經營於　之
日斷手於　之　凡糜白金以鎰計者若干棟宇輪
奐垣墉緻密晬容伊穆金碧有暉上穹陟降儼乎如在紫
壇黃籙晨夕熏修用以祝
聖而佑民以迓簡穰之禧以荅信順之助斯所謂禮以義
起者與吾聞天道遠人道邇求福於天不若求福於己作
善者不求福而福來作不善者不求殃而殃至瞻禮膜拜
乃致敬之末節非所以格天也然三洞立教爲平等說法

崇奉有所齋醮有儀使人知天之可敬而從事於善使人知天之可畏而預遠於不善則上之可以入聖下之可以保身而廣之可以善俗此玉皇殿之所由剏而重建之不可已也家君與董斯役郵書命大昕爲文以紀歲月其在事出錢諸人姓名則具書於它石

陸氏義莊記

古者卿大夫立宗宗子必世其祿故有收族之道冠昏喪祭必請於宗子而行之大功以上無異財亦無貧富之殊即其稍疏者宗子之力足以贍之周官所謂宗以族得民者其法如此若夫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

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則皆庶人之無宗者故不能不藉乎閭井之任卹而世家大族固未聞有此也自宗法不行士大夫無以收其族昭穆既遠視爲路人角弓之反頻聞葛藟之芘安望卽有敦本好禮能施惠於三族者一時雖賴以濟而不能經畫可久之計論者不無遺憾焉三吳自泰伯季札以禮讓開其始洎宋范文正公守鄉郡剏立義田以贍宗族訖今七百餘年范氏之苗裔猶食其德高義之名彰於

宸翰其規條具在可謂善之善者矣我

國家

列聖重熙風俗茂美好義君子希風先哲者接踵而興長洲陸君豫齋唐賢甫里先生之裔自明贈尚書守禮公以來枝條緜衍豫齋之尊人　公至性淳備行善於鄉閭高平之遺風心向往之豫齋起而承厥志割遺產五百畝爲贍族之資設義莊於陸巷每歲收支出納集族衆其中相與勸於修禮勤力而勿蹈於匪彝殆有得乎古人收族之意者乎夫宗法雖善然必藉乎貴而後行之其究也或以啟挾貴之漸義莊則唯族之賢者能行之其敦睦出於性之自然故持之久遠而無弊此范氏之意可以爲後世法又近歲立義莊若吳縣關氏崑山顧氏皆經大府題奏

得邀
優敘而豫齋之爲此舉唯告諸有司出給 公據未嘗輒求
上聞其務實而不競名尤有加人一等者予夙與豫齋善
爰爲記其事異日雲礽繼美毋替前規罔俾高平專美於
前庶予文得藉以不朽而詞筆孱弱不能與吾宗君倚竝
駕又竊自愧矣

集仙宮訪碑記

丁亥冬予乞假歸僦居縣城東之奎英坊 其地與市廛絕
遠門外平田十頃牛宮豚柵彌望皆是頗 得郊野之趣稍
西爲集仙宮去所居不百步日晡飽食無 事則往游焉攷

宋嘉定中道士葉子琥者𢭏爲此宮元時有盧眞祐與其徒孫應元先後住持皆授大師之號琳宮壯麗甲於邑中是時僧明了亦建大報國圓通寺於縣治之東規制與此略相仿閱今五百年寺與宮皆頹廢無復曩日之觀唯圓通寺有趙文敏所書碑好事者往往椎拓傳於世予游集仙宮周覽廊廡得南宋石刻一元石刻四字俱完好可愛頗怪邑人知之者尠知而好之者尤尠也常懋憇宮偶成詩行草遒逸後人於懋姓名下注景定初宰邑作官至參政十字懋嘗知嘉定縣有惠政具載宋史本傳史作楙碑作懋古字通用也東嶽行祠記皇慶元年牅月立其文張

與材撰張與紹書瑞竹記亦與材所撰與東嶽記同時立碑陰畫倒插竹而題七言長句於下方者爲元眞子而不著姓名葢應元嘗於軒前倒插竹一枝已而得活因以瑞竹名之予又憶吳禮部集有嘉定黃氏瑞竹詩其一云練川誇瑞竹黃氏見高門富麗應如此時來豈有根其二云曾聞寇公竹插地竟成林勿謂彼非瑞淸風猶至今元時嘉定有兩瑞竹事邑志唯載集仙宮之瑞竹軒而黃氏瑞竹不及焉葢故事之失傳者多矣上眞殿記延祐四年正月立文爲章嘉撰不著書者姓氏然筆法頗近松雪亦元刻之佳者楊大倫寄集仙南窗煉師詩作於天曆己巳南

窗子者應元自號故元眞子詩有盧公神足南窗子之句韓浚嘉定志以爲寄葉煉師不知葉與楊初非同時葢未詳攷之故趙氏程氏志幷楊詩亦删之矣程氏志曾立碑碣一門然挂一漏百爲識者所嗤後之修邑志者博訪而采錄之勿漏勿舛庶幾殘碑斷刻不致日就放失也夫

菩提寺記

菩提寺在安亭江之東相傳建於吳赤烏閒給額於梁天監末其賜名菩提則自宋開寶中始也予家望仙橋市距寺廑十里許少時往來安亭輒小憇斯寺其正殿柱礎有平江府崑山縣安亭鄉桑浦邨沈彥渝彥淸彥深及其母

方氏題字後題建炎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是時猶未設嘉定縣也殿東又一礎題治平四年四月文尤漫漶蓋又在建炎以前矣殿前有碑久仆石已斷裂予嘗剜苔洗垢出而讀之文雖失去太半其額唐興殿記四篆字尚完好碑陰上方刻行在尚書禮部告示未行題年月處剝落不可辨當是寶祐以後所刻嘉定縣志謂梁天監更名唐興寺不知唐興乃殿名非寺名亦紀載之犅也遂修上人住山三十餘年戒行精苦節其衣盋之入及十方所施莊嚴殿宇修飾齋廡經堂庖湢增加於舊其常住田之鬻於他氏者亦以己貲復之又懼久而無徵也介友人請予文記之

予聞調御丈夫立教於一切世間物無所戀著視其身之生滅皆非實相故初祖以造寺寫經爲人天小果有漏之因招提興廢彈指小劫於正法奚加損焉然吾觀公卿士庶之家不數傳而第宅蕩廢求其遺址澌滅無有獨浮屠氏之居亘千百載規模如昔時以是知象教之力誠大且遠而緇承衣盋又多賢子孫之功詎槃訶爲小果置弗道哉昔歸熙甫居安亭與菩提德坤長老游嘗爲文贈之其後僧海月重建大雄寶殿爲之記者唐叔達也予於熙甫叔達無能爲役而遂修之勤於斯寺不可使後無聞爰述梗槩刻之石并敘寺中舊石刻以補縣志之闕俾後來有

所攷

游茅山記

予在金陵兩載往來句容道中屢欲爲茅山之游輒以它阻不果今冬陽湖孫淵如約予同遊乃以十一月五日晨出通濟門過廣惠廟俗所謂高廟也廟門石闌根有門神像左右各一甚奇古傍識淳熙年月葢南宋時物又數里爲淳化關憩旅店飯畢乃行過土橋而東五里路旁石刻華陽古道四字乃自金陵入茅山大路也淵如尊人爲句容學官欲過官齋省覲乃行遂約入縣同宿學廨明晨與淵如步至南門關廟觀唐鐘銅質精好大厤十四年所鑄

本在紫陽觀宋改觀日玉晨亦有題識不知何時移此又訪義臺張氏祠中奉唐孝子張常洧門左有明戶部尚書王暐碑問主祠者唐碣所在皆云不知而祠後庭中斷石一片彷彿有字與淵如洗出讀之則眞唐碣也張氏子姓尙有列學官弟子者乃委置瓦礫漫不一省爲之三歎還寓齋飯已顧肩輿出小南門迤邐南行望見三峯聳出雲表其最高者則大茅峯也二十里至淤鄉太元眞人內傳云江水之東金陵之地左右間有小澤澤中有句容之山陶隱居云小澤即謂今赤山湖也今湖在茅山西卅餘里山下之田古爲小澤淤鄉之名有自來矣又二十里至常

寍鎮今名南正街迤邐而上爲崇禧宮俗名下宮唐之太平觀也昇元眞人王遠知居之宋祥符初改爲崇禧設提舉主管官與杭之洞霄洪之玉隆舒之靈仙等元延祐六年改崇禧萬壽宮宋時茅山宮觀十有二而崇禧實總之今則牆宇欹壞唯殿上趙松雪碑及延祐詔書石刻尚存耳晚大風摧元符宮宿道士時景和房出示累世所藏玉印玉圭方諸硯玉印文云九老仙都君印九疊文攷之鮑愼辭元符觀頌及蔡卞撰華陽先生碑葢崇寍初徽宗刻以賜葆眞觀妙先生劉混康者元符觀本混康所居菴徽宗改名元符萬寍宮宮之道士世守此印俗傳爲漢印或

妄稱卞和所獻玉殊可笑也又鐵劒一柄以玉爲之今中斷又玉符一文云同明天帝日敕道士謂之鎮心符又明正統十二年頒賜道藏敕萬曆四十二年頒賜道藏經敕諭各一道字畫如新次日欲登大茅峯風烈難行與淵如出觀左訪龍池淺澀不足觀其傍怪石林立所謂巧石亭也而亭亦久廢又入大殿扁曰天盌萬福殿相傳宋徽宗御書訪蔡卞鮑慎辭碑俱亾唯山門嵌石一片乃元至正十三年刻出山門左行里許爲華陽洞俛身可入行丈餘盆窪下有積水不得前洞口宋人題名幾滿其尤佳者太常博士范民長題數行張瓌胡恢亦豐祐間名士也次入

玉柱洞深三五丈有石如柱地稍平亦不滛洞口有崇寍乙酉喬通叔等題名稍北爲蓬壺洞洞口有睢陽石豫題名亦崇寍初人也沿洞北行取徑入道房飯畢出大殿西半里許過覽秀房路傍碑一額云祥符御製八分書碑陰則紹興二十年賜惠濟廟額敕牒也肩輿行數里林木茂密白雲崇福觀在焉巖阿環抱據一山之勝而游者罕至有元趙世延所撰碑楊剛中書甚有法而茅山志縣志皆失載又行數里出山遥望琳宮翼然是爲玉晨觀世傳爲第一福地者也其地爲許長史故宅陶隱居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今不存唐時爲華陽觀後改紫陽觀宋祥符初改名玉晨今

下宮之左亦有紫陽觀非唐宋舊迹矣殿前有唐景昭法師碑竇臮書完好可讀碑額下有穿仿漢碑式其右爲靈寶院入門爲周眞人池貞白之弟子周子良也最後爲斗姥閣訪顏魯公元靖先生碑已糜碎尚存二十一片道士不知寶愛委諸糞土瓦礫之場恐妙蹟不復畱人閒矣觀之北爲鬱岡松竹夾道嚴冬如春實居小茅峯之陰乾元觀在焉鬱岡之名始於陶隱居觀有宰相堂卽隱居齋室遺址取山中宰相之語名之亦俗人所題也堂亦久廢唯朱觀妙幽光顯揚碑在大殿前相傳明隆慶閒土人碎此碑忽雷雨大作空中有神人合之予諦視碑石無損壞痕

蓋道流妄誕之說不足信今元靖碑碎者不能復合豈李
含光道力不如自英抑魯公之靈轉不如蔡仍邪鬱岡之
上有石門欲訪之道士言路斷乃止還宿玉晨風止和煦
如二三月明晨飯畢仍由淤鄉與淵如別乃取道西南行
過張墓與丁失道回遠久之抵黃彥壩由華陽道達土橋
日下舂矣宿逆旅中明日晡時到書院往返凡五日山得
名於秦漢盛於晉六朝柳識謂道門華陽猶儒門洙泗者
是也予此行本爲訪碑故山中名勝所到不及其半王象
之輿地碑目載茅山碑甚多皆梁唐及五代時物今唯顏
公殘碑及景昭法師碑見存陶隱居舊館壇碑張從申元

靖先生碑

國初前輩猶及見之今皆無有徐鉉紫陽觀碑明李維楨游茅山記曾及之不知何時摧碎縣民駱氏得其一片祗四十許字蒸古刻之難久如此而予所見宋元石刻又多志乘所不載不及今表章之後人將欲攷而無自故記其所在以諗後游者

錢大昕著

記二

封一品夫人張太夫人祠堂記

弇山畢公以名德重臣巡撫三秦迎母張太夫人板輿就養備極八珍之奉己亥歲太夫人 考終官齋公扶櫬歸里哀動行路粵明年

天子省方東南公在籍迎

鑾

召對行殿

天子嘉公忠孝又嘉賢母義方之訓
御書經訓克家四大字賜焉公既承賜乃擇靈巖山之陽
建樓以奉
御書旁築祠宇奉太夫人像六時瞻禮俾子孫毋忘
國恩家嬓葢公蚤年失怙奉慈命讀書山中感畫荻之勤厲斷虀之操用能處寛閒寂寞之區具先憂後樂之志及
學成而大魁天下出入禁闥保障方面當代推之一以爲燕許一以爲韓范而公抑然自下指讀書故廬淚涔涔落謂吾母之訓言猶在耳也度所以妥先靈者唯此地爲良爰築祠堂於斯且自營壽藏於斯山中人皆走相告曰鄉

中丞公洵所謂五十而慕者乎竊嘗論公文章經濟爲今
世之歐陽固衆口一詞而太夫人教以有成亦不殊乎瀧
岡表所稱者顧歐母著述不傳一字鄭門亦未有達者而
太夫人詞翰之美流播藝林又有弟少儀觀察知名海內
白頭唱和比於思芬歐母雖及見其子登大科負重名及
永叔列侍從升兩府則辭世已久而太夫人享滫瀡之養
者且廿年香車翟茀前引入騶都邑聚觀咋口歎羨此其
才其遇又有遠勝於歐母者葢天右吉人培其根而享其
報斯
國家之盛美非徒一門之寵榮已也大昕與中丞公生同

里長同僚嘗升後堂修猶子之敬祠成承命作記乃不敢
辭且爲迎神之章春秋烝嘗歌以侑之其詞曰
嘉薦兮令芳告潔白兮北堂神之來兮雲錦裳普淖潄兮
縆瑟張積善兮慶有餘宣尼垂訓兮坤初維徽音兮可則
有令子兮爲
國柱石硯山兮峩峩慈母之澤兮不可磨香谿兮淸且直
長無極兮母之德

益都李氏宗祠記

李之望十有二而隴西趙郡尤顯歐公新唐書表其世系
隴西宰相十人趙郡十七人而宗室十一人別有三公七

人三師二人今攷表所遺者尚有景諶讓夷訓三人雖王
謝崔盧之盛莫能逮焉然而太白義山未登膴仕至今婦
孺皆能誦其姓字視身都將相而無所表見者所得孰多
故知名位之有盡不若文章之無窮昔人所以擘精覃思
兀兀窮年而不悔也益都之李其上世有諱東武者自橐
强之李家莊來徙郡城之東郭傳三世至逢春以孝行著
力田臧果衣食裁足有子三人元正元增元盛元盛子遠
以貢生入貲候選州判即廣西桂林府同知文藻之父予
嘗表其墓者也兩世皆以文藻貴贈文林郎李氏世有至
行逢春嘗病元盛妻張用巫者言割左無名指之半作湯

以進竟瘉元增子早夭無後遽遺言俟其義子鬻田宅盡而後以己子後之文藻祖母疾亟索豆腐腦食之未下咽而氣絶文藻終身不嘗豆腐腦文藻弟文淵以哭母毀卒世稱其死孝兄弟雍穆有義門之風焉今年文藻自瀏陽令遷郡丞入覲告歸省先人墓乃立祠於所居之東貽予書請爲之記予故述其家世之美俾後人無忘其初抑又聞古之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淮陰侯嘗高敞地旁置萬家以葬其親然史不傳其父母名姓廬陵歐陽氏創山蘇氏之譜載於本集其先世名諱族行親疏閱千百年人猶稱之此吾所謂名位不如文章也文藻今之能師歐蘇者

庶幾率族之人砥行績學以昌其文以昭先祖之潛德則隴西趙郡之閥閱姑置之不論可矣

錢氏祠堂記

古者宗廟之祭春禴夏禘秋嘗冬烝周公制禮以禘爲殷祭改夏爲禴春爲祠許叔重云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詞也孫叔然郭景純解爾雅云祠之言食也祠本宗廟之祭秦漢以降神祇羣祀通稱焉故祠於壇謂之祠壇祠於城謂之祠城祠於堂謂之祠堂典祠之官曰祠官太常有祠曹其儀式則曰祠令祠者祭之名而非祭之所漢志所稱某縣有某祠者謂祠其神於此地非指其室而言洪氏隸

釋載穀阮君神祠碣孔君神祠兩碑亦是此例後人習焉不察直以祠爲祀神之所矣古禮大夫適士官師俱得立廟而以宗子主祭故有百世不遷之宗三代以後仕者不世祿大宗不能收族而宗法廢雖貴爲大夫猶祭於寢於是有祠堂之設以祀其先祖俾族姓不忘其所自出猶有宗法之遺意焉考錢氏遠有代序散居於江浙者尤多吾始祖自常熟之鳳里徙居邑之盛涇以力耕起家再傳而析而二支一居外岡一居望仙橋迄於今幾三百載生齒日緐昭穆漸遠康熙中始議春秋合族人祠於先塋祠畢餕其餘於主祭者之家而祠堂猶未建立歲辛巳先君子

謀於族父兄長者卜地於外岡之西練祁之陽爲堂三楹門三楹繚以周垣秋霜春露祇薦時事几筵載設登降有所前期卜族之一人主其祭而族人稍醵錢以助之品物少而文詞亦不敢多庶幾無忘祖宗淳樸之遺相勉以孝弟而勿流於侈靡以致後不能繼西鄰之禴實受其福先祖其康我乎祠成先君子嘗欲爲文記其歲月而不果歲丁酉秋饗畢族父兄皆來會僉謂大昕宜製文刻之石於時先君子下世再期有五月矣乃泫然泚筆而書之

張氏墓廬記

廬墓止於一時墓廬則終身依焉漢人以察孝爲一科故

有託於廬墓以求進者所謂祿利之道然也後代既不立此科而儒家猶復襲取陳言妄相詆諆則彼朝死而夕忘者翻有合於聖人之中道乎夫孝子之事親也雖藏而不得見猶不忍須臾忘之則廬之近於墓宜也海鹽張子苞堂既葺斯廬而其友方生復爲之圖一展閱油然生仁孝之心張子非有慕乎廬墓之名者也因其情之所不容已而廬之其美之其譏之張子固不暇計也

半硯齋記

吳君岑渚博雅好古居吳城之西距郭十里而近門臨谿流綠淨見底右倚支硎天平諸山朝暉夕陰雲煙變幻可

得於几席之間其讀書之室才容十笏圖史筆硯之外無他物岑湝嘗得高士湯巖夫篆書半硯齋三字因以顏之巖夫之題吾不知其何所取也岑湝適然而有之遂適然而名之己而岑湝得斷硯一背有凡夫小印微損驗爲寒山趙隱君故物置之齋中此齋眞有此硯矣凡夫居空谷中以著書自樂硯失其半雖重棄之於心必有所不足更二百年岑湝得之反若以半爲佳夫有成與虧者天之數無成與虧者人之心謂全之不如半者非也謂半之必不如全者亦非也適然而與吾心相期吾因而取之夫豈有全半之見存也哉曩者蔣西原編修爲岑湝題詩因言嘗

凡夫寶符硯於法螺菴何義門學士方試此硯作草書編修年少爲之展紙此事忽忽逾三十年硯不知淪落何所因慨然歎半硯之得所歸今春岑涔偶過法雲禪舍則寶符硯與義門之書儼然在焉蓋法螺僧不能守轉鬻之它所岑涔乃買歸與半硯同列齋去寒山不遠而齋中之人恬淡樂志猶凡夫也故硯之置此爲得其所然而編修又不及見矣岑涔因巖夫之題而得凡夫之硯又因半而得其全者人謂造物之巧於作合而要皆適然而有之天下之巧於合者何莫非適然者哉硯不止於半而仍以半名齋不忘舊也而不知者且以爲全之果不如半也

蓉鏡堂記

檀滑先生自縣之外岡從居城東清鏡塘之南再徙乃定居焉是時大昕方十五六歲從先生受經義與同學十數人下榻先生所僅老屋數椽東西相向無所爲堂也久之稍治其隙地爲書齋又數年乃買故常平倉廨稍葺而新之顏其堂曰蓉鏡適大昕乞假里居數造先生之堂先生曰子盍爲我記之大昕不敢當因請名堂之義先生曰吾嘗夢游一洞天湖水瀲瀲如鏡芙蓉盛開宛在鏡中心甚樂之因是以名坐客或舉李相國故事以爲先生有賢子既已掇科第登侍從吉夢之占其後來將相之祥乎先生

听然笑曰此非吾所及也夫花之名芙蓉者有二古人以蓮比君子而蓮之華曰芙蓉芙之為言夫也蓉之為言容也言其有丈夫之容也水陸之華其可以悅目者固非一品大率穠纖依人迎風宜笑近乎兒女子之嫵媚者色雖麗弗善也獨芙蓉亭亭淨直在水中央澹然於炎熱之場超然於塵垢之外故靈均寄懷香艸於斯獨三致意而太史公稱其志潔行芳濯淖汙泥之中皭然泥而不滓蓋以芙蓉況屈子焉信乎其有丈夫之容者也木芙蓉之名起於近代當冰霜總至百卉彫謝而傲然特立獨以拒霜自名又其性宜澤畔臨波倒景如綺霞初展光采四照亦與

蓮相類雖水陸異品其亦猶司馬長卿之於藺相如乎吾少不諧於俗讀書課徒之餘手種花木四時爛漫聊以自娛屋後則清鏡塘一灣活碧映帶左右吾將引以爲池而多植芙蓉花時攜稚子童孫徜徉其間以爲吾歲寒之友又使後人無衒三春之桃李益思澹然超然者之可師是吾之志也大昕退述先生之語以爲記云

石鼓亭記

三代之文傳於今者唯石鼓爲可信顧其文奇古又多殘闕辨釋匪易東坡撰鳳翔八觀詩但識三十餘字至薛尚功章鄭施潘諸家詮釋始詳然亦不無牽强傅會之失海

鹽張芑堂氏博雅嗜古耽於金石游京師親詣國學戟門手摹其文以歸猶以爲未足徧求南宋及元拓本攷其異同又聞四明范氏有北宋拓本裹糧而往寓居廡下鉤摹者再始盡得古人製字結體之源於諸家釋文之是非了然若見垣一方人矣乃取諸本文字可辨者摹勒入石疑者闕之泐者空之偏旁屈折諦視精審不爽苖髮又采諸家釋文校其同異閒以己意斷之名曰石鼓文釋存與石本相輔而行俾好古之士得覩北宋本於七百餘年之後參互而訂正之厥功可謂偉矣刻成將築亭以覆之而屬予記其事予平生嗜好與芑堂同而愛博不專所得甚淺

頃與芑堂往復談論稍有新得昔人據秦斤釋殹爲也攷汧殹字兩見尋繹上下文似是水名不當作虛字訓疑即古池字昔人釋衍爲道此文亦兩見前與原溼陰陽協句後與或陰或陽協句疑即行字趍字見說文而誤釋爲趣又爲趕𦫵字亦見說文而誤釋爲奔又爲若桒即說文奏字斿𨘦即游優與優游同此皆前人所未及芑堂試平心決之或可備芻蕘之采也

可廬記

吾弟晦之名其讀書之所曰可廬請予記之夫廬之義主於寄古者井田之法田中有廬人各二畝有半方春畢出

以修農事而周官遺人所掌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五十里之閒有三廬一宿以待賓客之過者賈公彥言廬有四義約舉之不過中田之廬與十里之廬二者而已中田之廬春夏居秋冬去若十里一廬客至者過而不留俛仰之閒迭爲主客更何係著之有漢世宮殿之外周廬千列官吏直宿其閒謂之直廬而儒林講讀之舍亦稱精廬至於諸葛艸廬焦先瓜牛廬則又蜚遁者之所託焉廬之名通乎上下而其爲寄寓之義則一也予嘗感人生百年少而壯而老若白駒之過隙四支百骸其寄於天地之閒無多時耳宮室居處則又四支百骸之所寄焉者往來

遷徙變幻無常而懷居之士乃必重堂高閣燠室連房窮水石之工廣田園之利自謂身可長保芘蔭子孫豈知樊重之陂移於庾氏沁水之園奪於武陽此易所以著豐屋之戒而淮南所譏夫本遁者也古之超然遠覽者隨遇自足不願乎外廣廈可也陋巷亦可也承明之庭可也環堵之室亦可也視宮室之美猶廬舍然寓意而不留意故無往而不得其可蓬戶邃於洞房衡門樂於重屋所寄在是所安即在是較之問舍求田刺促不休者何可同日而語哉晦之好讀書而不汲汲乎榮利之嗜其名廬之意蓋蘄至於古之隨遇自足者抑予又有進焉夫理之所在有可

不可境之所值無可不可晦之能安於境之可必能辨於理之所不可感浮生之如寄將好修以爲常於以希知道之君子奚爲不可乎

芥舟山房記

徐子毓州題其讀書之所曰芥舟山房屬予分書縣之楣間客有過而問徐子曰子知芥舟山之所在乎曰不知也客啞然笑曰夫必有是山而後有山房世旣無此山子又安得有此房徐子曰固哉子之言也開闢之始山且不自知其爲山山之爲山人名之也嶽有五鎭有九名山五千三百七十洞天三十六福地七十二皆人强而名之越至

於今一岡一壟莫不錫之以名月異而歲不同子又惡知世之必無芥舟山也者且吾既有此房矣惡知不又有因吾之房而指一山以當之者子謂山不當名舟邪則金陵盧龍俱有覆舟秀容有繫舟而定海且有舟山子謂芥不可名山邪則浮屠氏言須彌山至大而一芥子中可以納之吾未見芥小而山大也且必有山而後有房則又必依山以爲房世之稱山房者不必皆依山雖有山猶無山也子不怪吾房之未始有山而怪山之無芥舟此知二五而不知十也吾聞建德之國畏壘之邱有山塊然若沈而浮不風不波不春不秋聚爲六合散爲輕漚强與之名是曰

芥舟齊諧所志漆園曾游似小即大有樂無憂馭風可到信宿且留水居而弗沒溺陸行而未崎嶇吾將臥游乎斯帳問津之寡儔客乃芒然失所以荅予喜其辯也乃敘而記之

抱經樓記

四明古稱文獻之邦宋元之世攻媿樓氏清容袁氏藏書之富甲於海內明代儲藏家則有天一閣范氏而四香居陳氏南軒陸氏次之然聚多易散唯范氏之書巋然獨存浙東西故家莫能逮焉盧君青厓詩禮舊門自少博學嗜古尤善聚書遇有善本不惜重價購之聞朋舊得異書宛

轉借鈔晨夕讐校捜羅三十年得書數萬卷爲樓以貯之名之曰抱經葢取昌黎贈玉川子詩語樓成屬予一言記之予唯經之義取乎治絲製布帛者聚衆絲而積之使其有條不紊是之謂經然後以絲緯之縱横往復雜而不越而文采生焉易書詩禮春秋聖人所以經緯天地者也上之可以淑世次之可以治身於道無所不通於義無所不該而守殘專己者輒奉一先生之言以爲依歸雖心知其不然而必强爲之辭又有甚者吐棄一切自誇心得笑訓詁爲俗儒訶博聞爲玩物於是有不讀書而號爲治經者并有不讀經而號爲講學者宣尼之言曰君子博學於文

顏子述夫子之善誘則曰博我以文子思子作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孟子之書曰博學而詳說之夫聖人删定六經以垂教萬世未嘗不慮學者之雜而多歧也而必以博學爲先然則空疏之學不可以傳經也審矣淩雲之臺非一木所造文繡之衣非一絲所成好古敏求多聞擇善夫子所以焉不學也自古豈有原伯魯之徒而號爲經師者乎青厓有獨抱遺經之志而先之以聚書可謂知所本矣曩予在京師與君家召弓學士游學士性狷介與俗多忤而於予獨有水乳之投學士藏書萬餘卷皆手校精善而以抱經自號青厓與學士里居不遠而嗜好亦略相似浙

中有東西抱經之目茲樓之構修廣閒架皆摹天一閣而
子孫又多能讀書者日積而月益之罔俾范氏專美於前
是所望也

放生池古泉記

吳郡向有放生會每月朔望諸善士各攜水族縱之石湖
湖距城稍遠漁者嗜利恐仍不免網罟乃議於白蓮涇同
仁堂左鑿池四畝以爲滋育之所鳩工之始適遇亢旱掘
土纔二尺得古井焉滃然而深尋其源而導之混混汩汩
時出不竭未浹旬而池水瀰滿味淸而甘恍若中泠惠泉
移來此閒觀者歎異得未曾有予適假館吳門因介友人

請記其事夫潤萬物者莫如水江湖之浩淼池沼之渟蓄雖鉅細不同其潤物則均也古者伯益始作井於易井之象曰巽乎木而上水而申其義曰井養不窮井之水至小爾而涓涓之源引而彌長聖人以爲此生者機也彼溝澮之盈不崇朝而涸者固不可以竝論井闌無款識未審刱於何代然積之久者其流必遠今

聖天子久道化成民物咸躋仁壽之域而此邦人士推廣仁澤俾鱗介之微咸若其性一念所感土脈應之通塞之故似非偶然者爰述顛末以詔方來重以銘曰

靈蠢異類覺性則一勿謂無知亦具氣血人皆樂生物豈

有別縱之長流天空地闊吳閶之西有池渟滀名曰放生成之不日畚挶甫施古甃暗出注焉酌焉且甘且洌天錫兹泉以廣仁術樂哉游鯈如入濠濮言告善信孳孳毋斁此心勿懈此水長活

五硯樓記

袁子又愷向居金昌亭畔題其讀書之室曰三硯齋予嘗爲之題扁三硯皆其先世所詒一爲介隱先生物一爲謝湖草堂硯則尚之先生物一爲列岫樓硯則永之先生物也丁巳歲青浦王侍郎以所藏清容居士硯贈又愷錢唐奚鐵生爲作歸硯圖一時侈爲嘉話未幾又得谷虛先生

廉吏石硯并前所藏而五是夏又愷移歸楓橋舊居甫卸
裝即謀藏書之所唯兹樓宜乃奉先世手澤及古今載籍
收藏唯謹名其樓曰五硯屬予記之袁氏四姓五公著於
東漢晉南渡後門望亞於王謝吳中之袁則自明嘉靖六
俊以文行相砥厲與三張四皇甫齊名迄今三百年來詩
禮之傳久而未替又愷承其父兄之緒益以通經敦行孟
晉匪懈凡先世遺迹流轉它姓者輒重價購歸弆之斯樓
生平篤好文史聚書數萬卷多宋元舊槧及傳鈔祕本暇
日坐樓中甲乙校讐丹黄不去手予嘗論世少藏書之家
藏矣未必能讀讀矣未必能校能讀且校矣而或矜己姤

彼如許慈胡潛所爲亦未免通人譏議獨又愷兼三美而無一病予心重焉其樓四面洞達迥出埃壒靈巖天平之紫翠望之如可摘也支硎法螺之鐘磬招之若相荅也前俯澄碧旁植花竹挹風土之淸嘉屏絲管之嘈雜予嘗裴回徙倚焉而不能去也列岫樓久廢今無能指其所在者而硯尙存斯樓主賓文酒唱酬之盛不減於曩時此吳中世族所難得者予所以樂爲記也

西谿別墅記

吾友陸君豫齋唐高士甫里先生之卅四世孫承先賢遺緒敦本睦族勇於爲善既建甫里先生祠於虎邱山塘之

南又搆小園於祠之側顏之曰西谿別墅屬予記之攷甫里先生卜居吳郡之臨頓橋其幽居賦云門臨鶴市地接虎邱又嘗與皮襲美西谿閒泛唱和之作載於松陵集則玆山爲先生流連觴詠之地九原可作其必有樂乎此矣相傳甫里祠有清風亭光明閣雙竹隄杞菊畦垂虹橋鬬鴨池諸勝今皆鞠爲茂艸豫齋盡然傷之爰於別墅倣其名目隨地勢曲折而布置之高者爲隄窪者爲池傑然者爲閣翼然者爲亭水石清曠卉木敷榮拓地廑百弓而宛得笠澤松陵之趣蓋不徒存甫里之故蹟而兼得甫里之性情者也予嘗讀唐書本傳稱李蔚盧攜皆與善及當國

召拜左拾遺詔方下而卒疑若少假以年不必以高士終者及攷兩人入相年月參以笠澤叢書唐詩紀事而知史之未可信也兩人之並相在乾符二年乙未至五年戊戌而相繼罷去拾遺之召當在此數年閒而叢書之成在乾符己亥則其時先生猶無恙計敏夫謂卒於中和初中和又在乾符之後盧李二公皆先歿矣然則先生雖以拾遺召而堅辭不起終全蜚遯之操豈藉終南爲捷徑而捧檄色喜者哉士君子高尚其志必不慕乎一時之榮而後能收千秋之報迄今過西谿而瞻拜祠下者流連慨慕共仰爲百世之師而又有賢裔如豫齋者誦芬詠烈克紹家聲

祠得地而益彰地有墅而愈勝高山景行俎而豆之將終
古而無極視左掖之榮所得爲何如也世徒惜先生之不
及應召而不知先生乃召而不出此所以爲眞高士古人
以三高竝稱予謂少伯功名中人固非其匹季鷹雖知幾
猶多入洛之舉較之先生尙遜一籌也試質之豫齋其以
我言爲然否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二

錢大昕著

紀事

記侯黃兩忠節公事

順治二年五月王師下江南豫親王多鐸遣降臣前鴻臚寺少卿黃家鼒安撫蘇州巡撫霍達逋走適監軍道楊文驄率兵五百人至郡家鼒方勞軍西察院文驄直入執家鼒及從者數人盡殺之副使周荃匿民間得免歸報豫王且請兵吳郡被兵自此始六月兵部侍郎李延齡入蘇州分兵徇諸縣以張維熙爲嘉定知縣以徐州總兵官李成

楝爲江南提督鎭吳淞閏月戍楝前隊兵過縣東大掠已丑戍楝與副將梁得勝以戰艦百餘至宿東關外庚寅戍楝入吳淞巨艦悉艤東關外留得勝以三百人守之壬辰始下薙髮之令士民皆不願遂謀舉事諸鄉稱義兵者不約而集矣是時舉人王霖汝及弟諸生楫汝起六都得七百人號王家莊兵監紀知縣支益起石岡得千人號石岡兵南翔大姓招募二千人號南翔兵婁塘羅店外岡先後競起甲午鄉兵大集至東關外攻得勝軍得勝摽高岡令弩箭手身上射鄉兵皆應弦而倒南翔兵最先登矢傷一人即退石岡兵踵之尋亦却獨王莊首領都司許龍奮勇

直前戰頗力亦中流矢死鄉兵幾潰而外岡婁塘兵接戰甚力廿三都民素輕趫善鬬殺獲最多夜漏下數刻各鄉兵齊至舉火燒得勝船四十餘艘一時俱盡成棟所掠金珠刀劒及婦女姝麗在舟中者皆爲灰燼得勝僅以身免龍字雲美有膽略嘗在閣部史可法麾下感其知遇恨不從死故視死如歸丙申成棟遣精騎赴太倉調兵爲羅店鄉兵所遏不得達是夕月食既占曰食盡無光百姓死城邑空丁酉左通政矦公峒曾臥病蟠龍江遣其二子元演元潔入城聚士民爲城守計進士黃公淳耀與其弟淵耀亦至勸元演作書趣其父速至鄉兵亦列幟往迎戊戌成

棟悉銳攻羅店屯兵馬橋與鄉兵接戰而潛遣銳卒繞出陣後鄉兵遂潰諸生唐景曜嘗檄數成棟之罪至是被獲磔於市諸生唐培率兵巷戰不勝被獲大罵不屈刃已加頸尚呼豈有此理語未絕身首異處矣諸生朱霞張小纖登屋鳴金欲集眾復戰身被數創墮河歿己亥峒曾入城與士民公議畫地而守峒曾守東門諸生朱元亮龔孫玹金起士及其二子元演元潔佐之淳耀主西門淵耀佐之嘉興教諭龔用圓舉人張錫眉主南門諸生夏雲蛟唐昌全等佐之北門亦峒曾爲主而太學生朱長祚雲南按察司僉事唐咨禹佐之處分已定各率眾上城巡邏眾皆踴

躍縛袴執刀以從城上揭白旗大書嘉定恢勦義師雉堞依地段分屬各啚每啚擇一人爲長日入後當事者親自巡歷以稽勤惰其大事則峒曾渟耀二人決之庚子逐新令張維熙以前儒學訓導萬逵攝縣事侯黃又遣人賫名刺訪境內拳勇少年悉召致之具賓主禮假以辭色令歸集衆且勉之曰人孰無父母妻子諸君能倡義兼可自爲不獨爲人也衆皆感激思盡力鄉兵益盛癸卯成棟遣其弟統精騎數十往太倉調兵至縣北關鄉兵逐之殺其五騎餘騎將過倉橋城上連發大礮殺三人一馬其一黃纛紅線佩刀者成棟弟也餘騎遁歸吳淞相謂曰吾等皆髙

鎮勁兵自降　大淸所過風靡何物蠻子赤身打仗所至成羣未及十日已損我副將六員矣時前總兵吳志葵駐兵泖湖峒瞀等累致書乞援志葵不得已遣游擊蔡喬以兵三百人赴之乙巳喬軍至皆羸弱又强半市人子不習戰唯喬頗勇健使雙鐵簡右手重二十五斤左手重二十斤所攜火藥糧儲在舟中求姑置城內身自率兵營於城外議者皆曰宜許之彼戰而勝軍資在城其心益固不勝留以爲質勢不敢棄我去當事者猶豫不聽令泊舟南關外丙午成棟聞喬軍至遣諸將銜枚疾馳晨至東關喬軍出不意多赴水遁喬臥舟中聞變驚起持鐵簡躍登岸奪

一馬乘之血戰良久力盡幾陷東門人徐福躍馬深入挾之以出喬又與福衝入陣以救餘軍之陷沒者遂引兵南歸鄉兵見喬敗不復能軍　大軍乘勝薄城城上發大礮傷二人遂引去己酉成棟悉兵過嘉定城北入婁塘駐營磚橋鄉兵環聚攻之步騎不敵死者過半日暮成棟鳴金收兵入營縱酒不輟七月庚戌朔鄉兵復集於磚橋成棟縱兵擊之杭文若者杭家村民也年少多力執紅旗先進其隣毛玉佩繼之殺騎兵三人　大軍攢矟刺之皆死鄉兵驚散諸生徐文蔚率其徒血戰大呼後隊速進無有應者文蔚猶不退亦死之　大軍乘勝追北鄉人奔走自相

蹂踐死者無算遂屠妻塘成棟遣人持榜諭城中速降誓不殺人峒曾等夙以忠義自許得榜寸裂之督民運甎石固守壬子　大軍攻城城堅礮不能入乃舁板扉置東北城外伏健士鑿大穴垂陷城中用巨木塞之不得入　大軍轉攻北門欲從水竇入城中復下巨石塞竇不能入是夜　大軍攻城益力礮如雨下五更大雷雨峒曾父子與諸紳士伎斂立雨中見守陴士饑凍不能支漸有散去者亟往勸止已不能禁矣癸丑　大軍自東門斬關入峒曾猶坐城樓指麾自若呼二子速去行數步復還峒曾怒叱曰我死分也祖母在爾等應代我奉養戀我何爲二子跽

哭而去至孩兒橋皆兒殺峒曾倉卒投池水騎兵引出斬之成棟命梟示西門尋令懸於峒曾門左越三日 大軍已去忽懸絶墮地鬚髮赫肰如生太學生朱之熙過之亟捧歸函送厰頭故居求身屍不得其僕號于路曰主人殉難時著黃紗袴以綠絲帶繫襪有童子知之指其處驗之良是遂合而瘞焉湻耀守西門聞城破乘一馬南行弟淵耀親爲執鞚至城南隅西林庵主僧無等獻茶啜畢索紙筆謂僧曰大師急避予兄弟卽自此別矣遂鍵戶取筆大書曰明進士黃湻耀以某年月日自裁于西城僧舍嗚呼進不能宣力朝廷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

耿耿不沒此心而已書畢再拜顧視淵耀已赫然梁閒矣
遂縊於左張錫眉聞城破先驅其妾溺水死作絶命詞畢
自經死龔用圓抱其兄用廣大慟曰我祖父清節自矢已
歷三世今日苟且圖存何以見祖宗於地下因共溺死明
日得其屍兄弟猶握手不解云弟用厚攜家出避尋亦自
溺用廣用厚皆諸生夏雲蛟被執堅卧不屈死朱元亮龔
孫玹朱昌祚唐昌全皆見殺唯唐咨禹被脅取金帛得釋
越六日後爲軍人所掠索金帛不得攢槍刺死金起士痛
哭不食死其餘諸生之死於兵者王蘭朱衮趙惟賢陶恕
先孫和京金堪士龔元彬貢士則王雲程太學生則金德

開德開臨死猶執家訓不去手諸生吳耀夫婦被執至死
罵不絕口諸生潘大倫聞難縱火焚其家飲大醉自溺死
諸生陳師文亦自溺死是日成棟下令屠城老幼無得免
者乙卯成棟還兵駐太倉以州人浦嶂攝縣事縣民猶未
肎薙髮璋請於成棟以二十七日再引兵屠城於是廩生
宣袁恂以留髮梟首東門廩生婁復聞嶂友也被縛時呼
璋字曰君屏幸釋我嶂不應并其妻子及姊與甥皆斬之

記加徵省衛運軍行月糧始末

江南折漕之州縣五州曰泗縣曰安東曰興化曰溧水陸稼
書先生詳文稱永派高淳安東而嘉定居其一焉嘉定瘠
興化泗州嘉定溧水六州縣

鹵不宜稻種棉花者亡慮十之七米不足則資之它縣明時歲轉漕十萬六千四百九十有二石縣民苦之萬曆中始改兌而折啟禎閒議更者再縣之賢士大夫力持之得折漕如故　國初詔天下賦役一依明萬曆元額久之江甯衞運軍欲加增行月糧不得乃議分派折漕州縣計十有一萬六千兩嘉定獨五萬六千有奇方是時歲薦饑運軍持檄至立取盈焉官吏皆錯愕無如何有耆民倪拱辰陸德秀者大言於縣曰此款項非漕也行月糧耳其所派地與數非奉旨也糧道傳作霖混申之牒總漕蔡士英駁而未定之額耳以派支言之嘉定所派衞爲蘇州爲太倉爲

鎮海若江寧諸衛有元派之縣存焉不應越而問之嘉定以嘉定言之歲以七萬三千九百漕折解京矣又責以五萬六千解江寧是兩漕也且它邑折漕石止五錢嘉定則七錢矣又輸官布九萬五千餘匹亦不應更有派以衛額言之漕船千有二百七十四行糧給本色每船米三十有六石積之四萬五千八百六十有四石月糧亦如之而本折各半其支給也于南米于南屯南米一十八萬九千八百九十餘石南屯一十六萬二千八百一十四石有奇合之爲額三十五萬二千六百餘石是額也先以一十一萬七千三百八石五斗給運軍後以二十四萬石分給駐防

兵士然則行月糧未或缺也又不應復有加今之議加者在月糧之半折在半折之石加五錢無論嘉定之不堪加折色之不應加加之不應五錢卽應五錢矣爲數亦僅一萬一千四百六十有六兩止耳隨漕而問之通省畝不過毫獨責之改折五州縣畝不過分卽使橫坐于嘉定亦畝不過九厘何故而有五萬四千之額致使畝有四分九厘之增以不堪加之縣出不應派之糧供不應給之衞敲骨竭髓徒資羣蠹瓜分酗酒陸博之資民實不服於是知縣潘公師質慨然曰正供額賦誠不得已此行月糧何爲者且嘉定漕故永折無漕則無運費何用加行糧爲遂弗徵

也既而運軍復持檄至擾害益甚潘亦被劾逮繫江寧拱辰德秀乃走京師訴之部科詞甚激切湖廣道御史馮公班察其誠特疏請蠲下戶部部咨蘇松巡按下道府會訊核實覆定加編月糧不敷折色銀四萬五千八百六十四兩均派之五州縣而嘉定以漕額獨多加編二萬六千七百六十九兩有奇潘既就逮吏役稍侵之潘不堪其辱乘閒投秦淮死家人得其尸有繫臂書言行月糧加編之苦寧一死以救嘉民云諸運軍銜拱辰德秀不置嗾布政司逮鞫二人皆持前議不屈坐以沮撓軍需之罪大杖箠之荷校暴日中皆死縣人陸時隆爲作二義傳

記湯烈女事

或有問于予曰夫婦之道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女而未嫁未有夫婦之義也而從其夫以死禮歟曰非禮之中也在禮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說者以爲夫死女斬衰而弔既葬而服除服除而嫁先王制禮初不以從一而終之義責之未嫁之女而後世乃有終其身不嫁者有就壻之室而事其父母者甚至有以身殉者此禮之所無有也然而士君子未嘗不原其志而取之焉蓋女子笄而繫纓已有繫屬于人之義夫死斬衰而弔禮既不去其夫之名而

且許其服婦之服三年之恩未成而繫屬之名已定如是而爲之死雖過於禮而未悖乎禮之意也夫毀不危身禮也而春秋於子野之卒未嘗譏其非孝事師心喪三年禮也而子貢之喪孔子三年之後築室獨居於塲雖知禮如孟子且亟稱之豈非以世俗日漓人倫之際寧取其過于厚者以激厲頑懦歟而或以烈女之死其夫爲非禮而訾之毋乃好議論而不樂成人之美乎予之從祖父玉文府君聘外岡朱氏女未娶而夭朱在室聞訃乘閒自縊死事載嘉定縣志今春王子濤爲予述湯烈女事乞予文記之濤誠慤好學人也其言宜可信乃敘之曰烈女湯氏嘉定

之高淫人許嫁同里王謙益謙益年十六而殤烈女往視殮號泣如不欲生者比還晝夜哭不飲食遂病病且殆父母問所欲言則曰夫婦胖合也兒死請葬于王氏父母諾而慰之曰若果有志若幸愈令若往奉若舅姑可乎烈女已不能言頷之有頃卒實乾隆九年九月某日也謙益早慧其父旣痛惜之聞烈女死悲其志乃迎柩合葬小婁塘之原濤謙益之從子也嗚呼士大夫好談節義或未能忘身後名至如鄉曲女子志在從一視死如歸此豈有所爲而爲者夫惟無所爲而爲之乃愈可傳也乾隆三十四年五月日記

訃先大父逸事

先大父性不妄語年六十九時　恩詔賜高年七十以上粟帛鄉人多增年以邀

上賜或以白先大父先大父正色曰壽命由天人可欺天可欺乎欺天而罔

上吾不爲也大父兒時識斯語不忘比歲　國家舉大慶典

天子加恩老儒各省應鄉試終場士子年及八十以上者大吏以名聞輒

降旨特賜舉人聞有私增年一紀以應

詔者因憶先大父遺言書之

先大父嘗舉管子語以教子弟曰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又舉淮南子語唯不求利者爲無害唯不求福者爲無禍

有客舉王子安滕王閣詩序蘭亭已矣梓澤邱墟二句屬對似乎不倫先大父曰已矣疊韻也邱墟雙聲也疊韻雙聲自相爲對古人排偶之文精嚴如此庾子山哀江南賦陸士衡聞而撫掌是所甘心張平子見而陋之固其宜矣以甘心對撫掌以宜矣對陋之亦一聯之中虛實自相爲對也

先大父年逾八十讀書不輟或云先生老矣盍少休乎答
日一日不讀書便俗